

初級中學用

文 國 本 科 基
書 教

第五冊

傅 東 華
陳 望 道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524



傅東華
陳望道
合編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

文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二〇一〇)

初級中學用

基本教科書 國文 六冊

第五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傅東望 道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文第五冊

目錄

一	秋聲賦	一
二	物色	四
三	聲律	九
四	祭石曼卿文	一四
五	祭十二郎文	一七
六	留贈後人	二一
七	濟南府	二五
八	卜居	三六
九	山石	三九
一〇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四〇

- 一一 念奴嬌（赤壁懷古）…………… 四二
- 一二 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 四四
- 一三 前赤壁賦…………… 四五
- 一四 赤壁之戰…………… 四七
- 一五 藝增…………… 五六
- 一六 敘事…………… 六一
- 一七 班超傳…………… 七一
- 一八 爲兄超求代疏…………… 八七
- 一九 蘇武傳…………… 九〇
- 二〇 答蘇武書…………… 九九
- 二一 與陳伯之書…………… 一〇六
- 二二 牧羊記望鄉…………… 一一一
- 二三 荆軻傳…………… 一一九

二四	陳涉世家·····	一三一
二五	大澤鄉·····	一四一
二六	晉楚郟之戰·····	一五七
二七	趙盾弑君·····	一七一
二八	趙盾弑君·····	一七四
二九	趙氏孤兒第二折·····	一七八
三〇	元劇之文章·····	一九〇
三一	月起·····	一九九
三二	背影序·····	二二三
三三	藝術·····	二三〇
三四	陶庵夢憶自序·····	二三七
三五	吶喊自序·····	二四一
三六	陶庵夢憶二則·····	二五〇

三七	我所知道的康橋·····	二五三
三八	蘿菴遊賞小志·····	二六三
三九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二六八
四〇	越縵堂日記之斷片·····	二七八
四一	登大雷岸與妹書·····	二八三
四二	送董邵南序·····	二八八
四三	說鬚鬚·····	二八九
四四	晚間的來客·····	二九八
四五	叩門·····	三〇八
四六	文理·····	三一—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文第五冊

一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

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歐陽修⊕（採自歐陽文忠公文集）

注釋與說明 ⊖周禮秋官司寇：「乃立秋官司寇……以佐王刑邦國。」 ⊕禮記月令：「是月

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

……盛德在金。」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 ⊕星星斑白也。 ⊕歐陽修

（一〇〇七——一〇七二）爲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宋廬陵人，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忠，著有唐

書、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等書。

第三冊所講的是文學的形式，第四冊所講的是文學的內容，現在要講文學的技巧。技巧是在形式和內容以上的一種功夫。譬如說話：同是一點意思，有些人說起來能動聽，有些人說起來不能動聽，這是和話的內容無關的。又譬如繪畫：同是一種形式和彩色，有些人畫起來能生動，有些人畫起來不能生動，這是和布局及配色的法則無關的。文學上也有這樣一個出乎理論和法則之外的境地；凡是成功的文學作品，都必已達到這個境地。常言道：「熟能生巧；」故文學的技巧，全由熟練得來。本冊所選的材料，都是預備給大家熟讀的。

試將現在這篇和第三冊第一篇西風比較，便可曉得我們讀書實有兩種大不相同的讀法。我們讀西風時，只消默讀，便能領受其中的趣味；讀這篇卻非朗誦，不能充分領受其中的情趣。因為現在這篇含有音樂的成分，如果不能領會，情趣就要大減。你們試把它讀熟了，蓋了書，在秋風蕭瑟之夜，將它默默的背誦，看比對着書讀時的趣味如何。

文法與修辭 像這類寫聲音的文辭是免不了要用修辭學上所謂摹聲辭的。這一篇裏便有好

此摹聲辭，如「淅瀝」「蕭颯」「摹風雨聲」「砰湃」「摹波浪聲」「鏗鏘鏗鏘」「摹金鐵互擊聲」「唧唧」「摹蟲聲。而因秋聲，說到秋色，卻又用上了些非摹聲的摹狀辭，如所謂「渥然丹」「黝然黑」等等。借此形成了一篇「屬采附聲」的文辭。摹狀辭中雖以摹聲辭爲最有刺激力，實際摹聲的摹狀辭是常與別的摹狀辭連用的。如這一篇，便是一例。

二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①陰律凝而丹鳥羞，^②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③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④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⑤鬱陶^⑥之心凝；天高氣清，^⑦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⑧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⑨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

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①「依依」盡楊柳之貌，②「杲杲」爲出日之容，③「濛濛」擬雨雪之狀，④「啾啾」逐黃鳥之聲，⑤「嚶嚶」學草蟲之韻，⑥「皎日」⑦「曄星」⑧一言窮理，「參差」⑨「沃若」⑩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⑪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⑫之羣積矣。及長卿⑬之徒，詭勢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⑭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⑮騷述秋蘭，綠葉紫莖；⑯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

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日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採自劉勰《文心雕龍》

注釋與說明 ○玄駒△蟻也。步行也。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賁，走於地中也。十二月

陽氣生，○丹鳥△蜃也。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註：「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八月，陰氣

盛。」③珪璋△，玉器之美者，以喻人品之高貴。惠通「慧」。④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王逸註：「獻，進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⑤楚辭九章：「汨汨孟夏兮草木莽莽。」

王逸註：「汨汨，盛陽貌。」⑥尙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釋文：「鬱陶，憂思也。」⑦楚辭九辯：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王逸註：「秋天高朗，體清明也。」④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王逸

註：「霰，雨雪雜垠，畔岸也。」⑤淮南子說山訓：「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⑥詩周南桃夭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灼灼，華之盛也。」⑦詩小雅采芣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依依，不

舍貌。⑧詩衛風伯兮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明貌。⑨灋（勺一么）灋，盛貌。詩小雅角弓

篇：「雨雪瀼瀼，見晈日消。」⑩詩周南葛覃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⑪詩召南草蟲

篇：「嘒嘒草蟲，趨趨阜螽。」⑫詩王風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皎，同皦，明也。⑬詩召南小

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⑭詩周南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不齊也。⑮

詩衛風氓篇：「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茂盛貌。⑯離騷屈原作，爲楚詞中之一篇，此處爲楚詞之

代詞。⑰葳蕤，草木披垂紛蔓之貌。⑱長卿，司馬相如字。相如，漢成都人，以辭賦著稱。⑲揚子法言

吾子篇：「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詩指詩三百篇，辭指楚辭。⑳詩小雅裳者華篇：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㉑楚詞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㉒臯壤，肥沃之平原也。莊子

知北遊：「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㉓劉勰，六朝齊梁間宮人，字彥和，所著文心雕龍五

十篇，論文章體製及修辭方法，爲中國古代唯一較有系統之文學理論書。

從美的原理去觀察文學的技巧，也未嘗不可指出幾個原則來，其一，就是整齊。一篇文中的字句整齊，可以獲得音樂的效力。六朝時的文章大都利用這種技巧，雖是論文也不在例外，這篇就是一例。

文法與修辭 修辭上的摹狀辭，多由疊字構成。看本篇中彥和所舉的例便可知道。本篇中所謂：

灼△灼△——狀桃花之鮮，

依依△△——盡楊柳之貌，

杲△杲△——爲出日之容，

漉△漉△——擬雨雪之狀，

啾△啾△——逐黃鳥之聲，

嚶△嚶△——學草蟲之韻。

便都是疊字構成的摹狀辭。

三 聲律

夫聲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製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

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

剛斷。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

是以聲盡①妍媸，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於字句；字句②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忒；簫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③潘岳④吹簫之調也；陸機⑤左思⑥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又詩人⑦綜韻，類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⑧之聲餘，失黃鍾⑨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⑩，免乎枘方，斯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疎識⑪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

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豈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同前

注釋與說明 ①學，一本作效。②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說：「文章」下當脫二字，謂言語之樞

機，神明變化；文章之律呂，吐納高下，其權唯在唇吻之調諧否也。③四句見韓非子外儲說左。④禮

樂記：「……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註：「廉肉，聲之鴻殺也。」肉，音蹂。

⑤飛沉猶言揚抑。⑥雙，雙聲，卽子音相同之字。疊，疊韻，卽母音相同之字。⑦此卽沈約八病中所

謂「旁紐」之病，例如「田夫亦知禮，寅賓延上坐，『寅』『延』爲隔字雙聲。」⑧此卽八病中之「大韻」

「小韻」。大韻者，五言詩兩句中除韻外，餘九字不得有字與韻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小

韻者，五言兩句中，除韻外，餘九字有自相同韻者，如「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⑨兩句喻聲勢不

順之意，⑩易蹇卦：「往蹇來連，」言往來皆難也。⑪言如口吃也。⑫參照陸機文賦：「暨音聲之

迭代，若五色之相宜。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渙浥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

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疊疊「句見禮樂記。」
⑤聲畫，即謂文。揚子法言問神篇：「言

心聲也；書，心畫也。」
⑥「字句」字原無，茲依孫說增。
⑦陳思王，曹植也。植字子建，三國曹操子，工

詩賦。
⑧潘岳，字安仁，晉中牟人，爲文詞藻絕麗。
⑨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嘗作文賦。
⑩左思，字太

冲，晉臨淄人，嘗作三都賦，十年乃成。
⑪此詩人對下楚辭而言，指三百篇之詩人。
⑫張華，字茂先，晉

方城人，博學多識，著有博物志。「論韻」之說無考。
⑬按文賦今無「知楚不易」之旨。范氏講疏說：

「按文賦：『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彥和蓋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而變。『知

楚』二字，乃涉上文楚字而訛。」
⑭靈均，屈原字。
⑮黃鍾，十二樂律之一，古稱正音。
⑯楚辭九辯：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鍔而難解。」
⑰疎識，原作識疎，今依汪本改。
⑱莊子齊物論有天籟、

地籟、人籟之說。籟指一切受風而響之物。
⑲南郭，原作東郭。新論齊名篇云：「東郭吹竽，而不知音。」

不知音而能吹竽，正猶長風之過籟耳。（范說）
⑳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鹽梅代表味之調和，以喻聲之調和。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唯鹽梅。」注：「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①禮內則：「董……榆……以滑之。」
②言聲病既祛，宮商自正也。

這篇文章比較難解，但它適合我們現在的目的，所以將它選入。因為我們講到文學的技巧，除整齊一個原則外，更重要的還是音節。音節就是文字的和諧。譬如說話，有的人說得很流利，有的人說得不流利，這就是音節的關係。音節的好壞是沒有一定法則可說的。例如做詩：你若做律詩，只消你按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格律做去，你的音節自然會和諧；但若你做古詩，平仄沒有一定的格律，那末音節的好壞就全看你平日的經驗和訓練而定了。關於這幾點，本文中論得極精。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第三段。這裏把「和」和「韻」分別開來，並且說明「和」比「韻」難以辨到的道理。這就是說協韻不過取母音之相同，原沒有什麼困難，至於要得音節的和諧，那是沒有成法可守的。這點意思，得下文「吹簫」「調瑟」的譬喻，便愈可以明白。接着一段，大意是說音節貴乎自然，我們也當記着。不過這樣的理論，讀者也許未必驟然能領會，因為音節的領會畢竟須由經驗得來。這裏

不過先放一個底子，將來你們一篇篇的讀下去，等到本冊讀完，大概就可完全了解了。

文法與修辭 本篇修辭上用隱喻處頗多，如：

……並轡轡交往，逆鱗相比，……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

試一一指出。

四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

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兮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歐陽修

注釋與說明

○曼卿名延年，宋城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與

時不合……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見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英國詩人華茨斛斯（Wordsworth）說，情緒濃烈的文字自然會有聲律。這話不必可信。至於有聲律的文字之足幫助情緒的發抒，那是不容疑的。這篇是有韻的文字，但字句並不整齊。於此可見音節中的兩個元素——用韻和整齊——各有它的效用。整齊的效用之一，在能把意思鍛鍊在規定的範型內，而使字句含着有餘不盡的趣味，例如第二課最後的「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諸句，我們如果

根據自己的經驗細加咀嚼，便可獲得深長的意味。用韻的效用則在能幫助音節的流暢，因而間接幫助文義的貫通，使人一口氣讀下去，有不欲中途停頓之勢。

文法與修辭 介詞有前置後置兩種，前面已經說過（見第一冊第十三課。）現在可先研究前置介詞大致有多少種用法。

第一，如這裏

著在簡冊[△]

埋藏於地下[△]

的「在」和「於」，是介所在[△]的。即表明「著」的所在為「簡冊」，「埋藏」的所在為「地下」。而「在」和「於」的作用，便是介紹這「簡冊」和「地下」等表示所在的名詞給「著」和「埋藏」。所以叫做介詞。又因它們都擺在所介紹的名詞即「簡冊」和「地下」之前的，所以又叫做前置介詞。

五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

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⑤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⑥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

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

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⑤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④

——韓愈

注釋與說明

①十二郎，名老成，韓愈兄介之子。貞元中，遭中原亂，老成避地江南，病死。

②河陽

故城在今河南孟縣。

③董丞相，董晉也。貞元十三年，晉守汴州，辟韓愈爲節度推官。

④張建封辟韓

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⑤孟東野，名郊，武康人，工詩，爲韓愈所推重，往還甚密。

⑥耿蘭，家人名。

⑦伊

潁，二水名，在河南。

⑧尙饗，祭文將結習用語，出儀禮特牲饋食禮。尙，庶幾也；猶言庶幾來饗。

文字流暢，使讀者不容停頓地讀下去，這樣就叫做文氣。散文中插入韻腳，可以幫助文氣，已見前篇的例。但文氣也可由思想和感情的脈絡造成，不必依靠韻腳的幫助，這篇可以爲例。這篇是文氣極好的散文，原因就在作者有極充旺的情緒要發抒出來，所以中間沒有勉強要說的話，故而也不露出

滯頓的痕跡。

文法與修辭 介所在的介詞，有些可以用來表明所關涉的範圍，例如「在」像這篇裏的

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

的兩個「在」字便是。

六 留贈後人[⊖]

前乎我者爲古人，後乎我者爲後人。古人之與後人，則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見我，後之人亦不見我；既已皆不見我，則皆屬無親，是以謂之皆同也。

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見我矣，我乃無日而不思之；後之人亦不見我，我則殊未嘗或一思之也。觀於我之無日不思古人，則知後之人之思我，必也。觀於我之殊未嘗或一思及後人，則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驗也。如是，則古人與後人又不相同。蓋古之人非惟不見，又復不思，是則真可謂之無親。若夫後之人之雖

不見我，而大思我。其不見我，非後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後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謂之無親也！是不可以無所贈之。而我則將如之何其贈之？

後之人必好讀書。讀書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書所以得讀者也。我請得爲光明以照耀其書，而以爲贈之，則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爲之膏油也，可奈何！

讀書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而不來，忽然而不去；此讀書而喜，則此讀之而被聽之；此讀書而疑，則彼讀之，令此聽之；既而並讀之，並聽之，既而並坐不讀，又大歡笑之者也。我請得爲友生，並坐並讀，並聽並笑，而以爲贈之，則如我之在時，後人既未及來，至於後人來時，我又不復還在也，可奈何！

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名山、大河、奇樹、妙花者，其胸中所讀之萬卷之書之副本也；於讀書之時，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對奇樹，如拈妙花焉；於入名山，泛大河，對奇樹，拈妙花之時，如又讀其胸中之書焉。後之

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息，用以宣導沈滯，發越清明，鼓盪中和，補助榮華之所必資也。我請得化身百億，既爲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又爲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而以爲贈之，則如我之化身於後人之前，而後人乃初不知此之謂我之所化也，可奈何！……

無已，則請有說於此。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

夫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則必書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則必書中之西廂記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其間者，則必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也。

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我則真爲後之人思我，而我無以贈之，故不得已而

出於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廂記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設其果如是，謂之今日始見西廂記可；設其果不如是，謂之前日久見西廂記，今日又別見聖歎西廂記可。總之，我自欲與後人少作周旋，我實何曾爲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

——金聖歎

注釋與說明 ①此爲金聖歎批本西廂記第二序。西廂記，元王實甫所作曲名，敍張生與崔氏女戀愛事。②已見第四册第十五課註。

文氣不但可用感情運行，並也可用思想運行。這篇就是例。這篇的暢旺的調子，係由思想和形式兩方面相輔而成。在思想方面，有如剝蕉心一般，一層引進一層，直至打到題目爲止。這樣的引進式，就構成了急促的內，在音節，在形式方面，則利用鎖鏈式的重複句以造成流暢的外，在音節。這種調子的散文，近代人做新聞社論及政論往往採用，最顯的例就是梁啓超的初期作品。

文法與修辭 像這幾句

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

之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

裏面圈出的幾個「於」字，是介所到的。與前第四課一個介所在的「於」字，用法不同。但這種不同，在介詞本身無從辨別，我們只有從它所附加的動詞或整句的意思上去斷定它。

七 濟南府

老殘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資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回，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止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亭上還懸一副對聯，寫的上聯是「歷下此亭古」，下聯是「濟南名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

署「道州何紹基書。」①亭子旁又有幾間房，也沒有什麼意思。復下船，向西邊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②爲難的那個鐵鉉③。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時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寮，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是宋人趙千里④的一幅瑤池圖。忽聽一聲漁唱，低頭望去，誰知那明湖水澄清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倒影分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更加好看，更加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叢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著花時候，映着斜陽，好似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墊子，實在奇絕。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那大門內楹柱上有副對聯，句子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老殘暗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九曲迴廊，到了荷池東面，

就是月門。月門之東，有三間舊室，上有破匾，題着「古水仙祠」四個大字。祠內一副舊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盪船，到了歷下亭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噉噉價響。那水鳥被槳驚起，格格高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綳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乾燥，心知是纔貼的，只不知道這是什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白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有人說道，「前次白說書，是你請假的，明兒說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老殘心裏詫異道，「白說書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

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什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什麼玩意兒？何以驚動這許多人？」茶房說，「客人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有希奇。自從王家出了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叫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他卻嫌鄉下的調兒沒甚出奇，就到戲園裏看戲。什麼西皮、二簧、椰子腔等調，一聽就會；什麼余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曲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鼓書的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紙，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了。」

老殘聽得亦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外，到歷山^⑥腳下，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七八張桌子，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道署定」^⑦的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插足，只好袖子裏拿了二百錢送了看坐兒的，纔弄了一條短板櫈，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擺了一張半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片鐵筒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簡了；旁邊放着三絃子；半桌後面列着兩把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個戲臺，空空洞洞，一無他物，看來不覺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的，賣餠餠的，約有一二十個，都爲那不喫飯來的買着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都是官員着了便衣，帶了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已坐滿了，不時還有人進來，來看坐兒，也搬條短櫈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

高談闊論，笑語自喧。其餘桌子，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喳喳在那裏閑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到了十二點半時候，那臺子簾子後，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滿臉肥臄，彷彿像風乾橘子，甚爲醜陋。但那人舉止倒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慢慢的將三絃子取來隨便和了一和絃，彈了一二曲小調。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什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絃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卻也壓不下那絃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倒也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上坐下，那彈絃子的便取了

絃子，錚錚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在指縫裏，便丁丁當當敲起，與那絃子聲音相應；右手取了鼓捶子，凝神看那絃子節奏。忽羯鼓一聲，鶯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十餘句，或緩或急，忽低忽高，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旁坐有二人，一人低聲問那一人道：「這想必是白妞了。」那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子都是他姊姊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知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人學到黑妞的好處，是容易的；若學到白妞的好處，是不能夠的。你想這幾年玩耍的人，誰不學他的調兒呢？就是窩子裏的姑娘們，人人都學他，只學得一兩句，至多不過到黑妞地步。若白妞的好處，還沒有能及他十分之一呢。」說着的時候，黑妞已唱完了，走進後面去了。

這時滿園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只見那臺後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

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龐，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只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頸，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簫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見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五音十二律！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水銀，左右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的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肅靜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見的。

王小玉便啓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響，覺得耳畔有說不出來的妙音，五臟六腑，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嗅了人參果，無一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到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初看傲來

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④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稍動。約有二三分鐘之久，彷彿一點聲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揭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彈絃子的亦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的聽那一聲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絃俱絕。

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回，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⑤的話，我總不信。空中設想，餘音怎能繞梁呢？又怎

能三日不去呢？及聽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如有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無論做什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的「三日」還嫌太少。倒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④

——節自洪都百鍊生的老殘遊記⑤

注釋與說明

①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句。

②何紹基字子貞，號蠖叟，清湖南道州人，工書，爲世

所寶。③燕王名棣，明太祖次子，鎮守北平，後起兵南下，逐建文帝，卽位，爲成祖。④燕王南下，山東參

政鐵鉉守濟南，屢破其兵。後卒爲燕王所擒，不降而死。⑤趙千里，名伯駒，宋太祖七世孫，善畫山水，樓

臺，人物尤工細。⑥歷山，在今歷城縣南，相傳古時舜耕於此。⑦撫院，巡撫衙門；學院，學畫衙門；道署，

道臺衙門，皆前清官署之稱。⑧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上有三十六峯。⑨列子湯問篇：「昔翰娥：

……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⑩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⑪孟子梁惠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也。⑫洪都百鍊生，本名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清

光緒初以知府錄用，著有老殘遊記二十章，揭發當時官吏之惡。

不但文言文可有音節，就是白話文也可有音節。現在這篇就是以音節見長的白話文的一例。白話文的音節比文言文更難，因為文言文可以利用「整齊」和「聲律」等等原素造成音節，白話文即使用它，也很有限度。例如「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是「整齊」和「聲律」並用的。「雖是粗布衣裳，倒也十分清淨，」是用聲律而不完全對偶的。「五臟六腑，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喫了人參果，無一處不暢快，」平仄雖不對偶，組織卻是對偶。不過這種句法，只有描寫上少數地方用為裝飾則可，決不能全篇都如此。所以白話文的音節，實以內在音節居其大部分。就如這篇，先寫彈三絃的男子登臺，次寫黑妞，最後纔寫白妞，使我們的注意，也如在場的聽衆一般，一步緊張一步，這就是內在音節的最好的例。至於一般字句的妥貼圓潤，當然也和全篇的音節有關，但這無定法可言，全靠讀者自己去默會。

文法與修辭 在白話中，介所到和所在，大抵字面上也有分別。介所到常用「至」字「到」字；介所在常用「在」字。如：

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介所到)

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綁到船窗裏面來。(介所到)

……在人縫裏坐下。(介所在)

八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惘惘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覺，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⑤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採自楚辭）

注釋與說明

①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

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行

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王逸序。）居，謂所以自處之方。（蔣驥註。）②屈原，名平，與楚

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妬害其能，共譖毀之，乃被放逐。（離騷序。）此三年不知何時，詳

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蔣驥註。）按：事在懷王十六年（紀元前三一三年。）③太卜

掌卜之官。㊸ 悃悃款款，誠實傾盡之貌。㊹ 呢嚶，音足贊，以言求媚也。㊺ 慄斯，飾為恐懼也。㊻ 嚶嚶，音儒兒，皆強笑貌。㊼ 突梯滑澁貌。㊽ 滑稽，嘲笑取悅也。㊾ 如脂，喻滑澤，如韋，喻柔軟；絮圍束也，樞柱也。言如工人絮柱，取其圓而不觚也。㊿ 昂昂，氣概高軒貌。⓫ 汜汜，無所依着貌。⓬ 抗輓，猶言並輓。

因為音節的關係，中國文學尋常大別為韻文和散文。但有一種音節，介乎韻文和散文之間，這就是散文的韻文化，或是韻文的散文化。前者之例如祭石曼卿文，因其中雖然有韻，但骨子裏仍舊是散文。後者之例如這篇，因為這篇本是整齊而有聲律的文字，特不過因要造成問答的語氣，所以將它散文化了。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又有介所共的。文言中常用「與」字。如：

寧與騏驥抗軓乎？將隨騫馬之跡乎？寧與黃鸝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白話中有時也用「與」如：

只見千佛山上，梵宮僧寮，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上課）

九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韓愈（採自韓昌黎全集）

注釋與說明

○犖确[△]山多大石貌。

散文的音節也可以用進詩裏，現採這篇爲例。這樣的詩，語法和散文一樣自然，所以讀起來也和散文一樣流利。這派詩的代表就是韓愈。宋人沈括曾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其實這也可說是他的長處。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用，在文言中常用「以」字。如：

以[△]火來照所見稀。

在白話中常用「將」或「把」。如：

他又把[△]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鼓書的裏面。（第七課）

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同上）

一〇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放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盧仝④（採自全唐詩）

注釋與說明

①論語述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處驚周公，卽由夢中驚醒之意。

②月

團茶名。

③陽羨縣名，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里。

④盧仝，唐范陽人，自號玉川子，與韓愈爲友，喜

作怪詩。

用散文的音節入詩，能使詩調自由奔放，若再加上一些俗語，和一點詼諧的風趣，便成所謂「打油詩」。這裏是一個例。文章因音節和趣味的不同，而造成各各的特殊面目，這種特殊面目，叫做文章的風格。如這首詩和前一首比較，雖然一樣的奔放，但前一首比較莊嚴，這一首比較風趣，風格畢竟不

同。這種風格的造成，又屬文學技巧的一種。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向[△]，無論白話文言都可以用「向」字。文言如本課，

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白話如第七課

復下船，向西盪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

一一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古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奔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注釋與說明 ①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卽周瑜與劉備破曹操軍之處。一在湖北

黃岡縣城外，蘇軾遊此，誤以爲周郎赤壁。②公瑾，周瑜字。③小喬，周瑜妻。④綸（音關）中，青絲綬

爲巾也。三國時諸葛亮所創。三才圖會云：「諸葛巾，一名綸巾。諸葛武侯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

⑤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人。詩、文、詞俱有名。文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詞有東坡樂府。

陳師道說：「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這就是說蘇軾把詩的音節和意境用在詞裏。在蘇軾以前，詞的音節向來都比詩的音節柔婉，到蘇軾手裏，纔創出詞的新音節。同時，他又開拓詞的新意境，因而使詞的風格提高。所以胡寅說：「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薌澤之態，擺脫綉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

文法與修辭

大江東去

是說大江裏的水東去，而這裏只說大江，這便是修辭上以事物的所在代事物的一種借代法。

二二 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採自辛棄疾稼軒詞④

注釋與說明

○斗[△]北斗星[△]牛牽牛星。言有高射斗牛之光燄。

○晉書溫嶠傳：「嶠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測，世言其下多怪物。嶠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大，奇形異狀。」○元龍漢末陳登字。許汜

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見三國志陳登傳。）○辛[△]

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宋濟南歷城人，爲南宋大詞家之一，有稼軒詞^{△△△}

稼軒詞風格和東坡詞相似，所以選這一首作比較。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經，有時用「過」字。如：

峽東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

一三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注釋與說明 ①壬戌爲宋神宗元豐五年，當公元一〇八二年，時作者四十七歲。②詩陳風月

出篇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窈糾與窈窕音似；「明月之詩」即指此而言。

③一葦喻舟之小。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④曹操短歌行之句。

風格是作者整個人格的表現，所以同一作家的作品，無論體裁怎樣不同，都可見出同樣的風格。

這篇和念奴嬌詞，題目原是一樣，不過體裁不同，所以同樣可以見出作者灑落的胸襟。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從，在文言中常用「自」字如：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一四 赤壁之戰

初，魯肅①聞劉表②卒，言於孫權③，曰：「荊州④與國⑤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

有彼此。劉備^④天下梟雄，^⑤與操有隙，^⑥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⑦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⑧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⑨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⑩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⑪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⑫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⑬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⑭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⑮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⑯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⑰

曹操自江陵^⑱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

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

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④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⑤、橫野將軍徐晃^⑥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⑦、守襄陽^⑧，引軍北還。

——司馬光（節自通鑑）——

注釋與說明

①魯肅[△]字子敬，東城人，仕吳，累功爲橫江將軍。

②劉表[△]字景昇，獻帝時爲荊州牧。

建安十三年病卒。

③孫權[△]即吳大帝，時據有江東地，領會稽太守。

④荊州[△]漢分十三州之一，今湖北

省西北全境之地，卽當時劉表所據者。

⑤國[△]指吳國。

⑥初，劉表愛少子琮，欲立之，出長子琦爲江夏

太守。及表死，乘奉琮爲嗣，琦與琮遂成讎隙。①劉備字玄德，卽蜀漢先主。②梟雄猶言英雄。③董

承奉獻帝衣帶詔，欲殺操，劉備與聞其事，謀洩，備奔下邳。④言備如助表子，則姑與結盟，如彼此不協，

則可乘之以取荊州及拒曹操。⑤夏口卽今湖北夏口縣。⑥南郡今湖北江陵縣。⑦當陽今湖北

當陽縣。長坂坡，在其東南百二十里，⑧備曾爲豫州牧，故有是稱。⑨今廣西蒼梧縣。⑩孫權以建

安五年表爲討虜將軍，故有是稱。⑪江左亦稱江表。⑫權兄策死時，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及

權并黃祖地，建爲新都郡，遂爲六郡。⑬長史，官名，漢時丞相屬官。⑭鄂，古縣名，卽今湖北省會武昌

縣。樊口，以樊山得名，寒溪水入江處。⑮江陵卽荊州。⑯柴桑，山名，漢末以名縣。今江西德化縣西南

九十里有柴桑山。⑰漢南，謂漢水之南，卽指備當時所住鄂縣之樊口而言。⑱權立之初，受操表討

虜之號，至此並未與操絕，故云。⑲田橫，楚漢時相田市。漢高祖既定天下，橫與其徒五百人遁入海島

中。高祖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亦自殺於島中。⑳備爲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㉑關羽字

雲長，時乘船數百艘會江陵，後相值共至夏口。㉒劉琦卽表長子，時從劉備。㉓漢書韓安國傳：「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註：「縞，素也，曲阜之地善作之，尤輕細。」言強弩雖有

力，然用其末，雖魯縞之輕細亦不能穿過，喻兵之勞疲，不能復取勝也。⑩司馬法：「百里而趨利者，蹶

上將。」⑪指伐劉表事。⑫蒙衝，一作鱗鱗，巨艦也。⑬更衣如廁也。⑭番陽同鄱陽，今江西鄱陽

縣。⑮父堅兄策，俱開創東吳者。⑯馬超，字孟起，初事魏，後惡曹操，遂降蜀，劉備拜爲左將軍。⑰韓

遂，漢末爲鎮西將軍。⑱關西指潼關以西，今陝西省地。⑲二袁，袁紹、袁術。⑳子布，張昭字。元表，通

鑑原註作秦松字，惟松字文表，「元」字恐誤。㉑程公，謂程普。㉒猶言或有不如意。㉓委署，猶言

棄置。㉔黃蓋字公覆，時爲丹陽都尉。㉕走舸，亦戰船名，駛甚速。㉖華容，漢時縣名，今湖北監利縣。

⑳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洪之兄。㉗徐晃，字公明，河東陽人。㉘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㉙今湖

北襄陽縣。㉚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封溫公，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繼春秋，下迄五代。

史家編年之例，春秋而外，實推此書爲巨擘。

風格固然因人而不同，但也須隨文體爲準則。文體大別爲文藝文和應用文，這其間就有一個華樸的分別。應華而樸，或應樸而華，同樣是懂文章的技巧。應用文的風格應該樸實平易，因爲它的是說明或紀載，不是抒情，所以用不着聲律的幫助。編年史也是一種應用文，所以須用質樸的字句。

和平實的音節，通鑑的文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爲在文言中常用「爲」字。如：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又

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所謂「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意思便是說「要和將軍開戰」不過說得婉轉一點，故只說「要同將軍打獵」。這種說法，就是修辭學上所謂微婉辭。這裏這個「方」字，是與「將」字一樣，是一個表將來的時間副詞。

一五 藝增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乎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採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

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涸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

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摩，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

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塵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就是說明這種技巧的作用，以及史文所以須樸實的理由。

文法與修辭 所謂「增文」「增語」便是現在修辭學上的所謂鋪張。鋪張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那鋪張不致被人誤認爲事實。故凡應該質實說話，一用鋪張便易被誤認爲事實處，便不應鋪張。又鋪張的作用可以從說者及聽者兩方面說如這裏所謂「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便是從聽者一方面說的。如莊子人問世所謂「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便是從說者一方面說的。說者方面必須出於情意之自然的流露，也是用鋪張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一六 敘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
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

至如古文尙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

又如尙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劓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

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曠。此爲省句也。

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

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

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

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④夫敍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⑥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

備矣。

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

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闕略，而說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

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畏。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①「邢遷如歸，衛國忘亡。」^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③「三軍之士，皆如挾纊。」^④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⑤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⑥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⑦翟公之門，「可張雀羅。」^⑧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無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⑨子昇取譏於君懋，^⑩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

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揚推，而其理自見矣。

——節自劉知幾史通

注釋與說明

①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大矣哉！」後世遂以時義

兩字相連成詞，其實仍是義字之意。

②權輿始也。

③前漢書中山靖王傳：「衆熙漂山，聚蟲成雷。」

註：「蟲，古蚊字。」

④國策魏策：「積羽沈舟，羣輕折軸。」

⑤漢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尚書四

十六卷，凡五十九篇，皆科斗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

⑥語見虞書堯典，允信克能也。

⑦子太叔鄭卿。

語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⑧見左傳僖公四年。

⑨見漢書高帝紀。

⑩見書秦誓。

⑪見左傳宣公

十二年。△[△]輶，△[△]柴車也；△[△]藍纓，△[△]敝衣也；言楚君能勤儉以啓土。此爲樂書語，今誤爲隨會語。因二人皆稱武子故也。⑤指衛青。

⑥原註：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⑦原註：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⑧原註：惟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⑨原註：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註解。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⑩僖公十六年經。⑪穀梁傳成公元年文與此稍異，後段實爲公羊傳成公二年文。⑫目，謂網眼。⑬

莊子天道篇：「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①伊尹名摯。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②行人古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漢書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左傳襄二十五年：「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③韶，舜樂；夏，諸夏之聲。琳瑯玉聲。④詩大雅假樂篇：「德音秩秩，秩秩清也。」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⑤德盛民戴皆見。⑥憂國忘家皆見。⑦紂虐民憤皆見。⑧凶德公心皆見。
 ⑨莊子逸篇：「紉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引紉謳歌，爲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蓋竭力求及之意。
 ⑩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⑪左傳閔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⑫左傳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⑬左傳宣十二年：「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②史記淮陰侯傳：「丞相蕭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③史記項羽本紀：「……大破漢軍，

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④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漢董仲舒傳

止有「不窺園」一句。⑤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

廢，門外可張雀羅」^{△△△△}。⑥原註：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

類之言，而分爲三，亦敍屬之一病也。」處道王沈字，晉時人，與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少期裴松之字。南朝

宋聞喜人。⑦原註：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

率是支言。」溫子昇，字鵬舉，後魏冤句人。君懋，卽王劭字。⑧原註：國志，晉謂晉書。⑨劉知幾

字子玄，唐彭城人，領國史垂三十年，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評論古今史家得失，爲中國論史唯一有系

統之巨著。

史家之文，雖貴樸實，但也不是用不着技巧；因爲史文如果做得好，也可以成爲文學作品。這篇所舉出的兩個原則，就是從技巧方面說的。

文法與修辭 這等原則，我們也不宜呆看。卽如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這一段文字，作者以爲「齊使」以下都該刪去，改作「各以類逆」。這樣一改，文字自然簡得多了。當時主意若全在簡，那是應該這樣改的。假若不然，那就可以發生異議。如前清魏際瑞的伯子論文所謂：古人文字有累句，澀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名帖之存敗筆，古琴之存焦尾是也。昔人論……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刪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我們對於古文文字不該呆看，不宜死守，卽此便是一例。

一七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④張騫、^⑤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久之，顯宗^⑥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⑦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⑧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⑨將兵別擊伊吾，^⑩戰於蒲類海，^⑪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⑫俱使西域。超到鄯善，^⑬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⑭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

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鄯善、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窳^⑤王廣德新攻破莎車，^⑥遂雄張南道，^⑦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窳，廣德禮意甚

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①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②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③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④攻破疏勒，^⑤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兒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者^⑥，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⑦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

墨^①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②初卽位，以陳陸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窠，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窠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③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④三年，超率疏勒、康居^⑤、于窠、拘彌^⑥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⑦匡^⑧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⑨、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惟自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⑩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⑪。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利輯諸戎^⑫，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⑬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

號爲斷匈奴右臂。』^④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⑤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戾，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⑥之，則蔥領^⑦可通；蔥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⑧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⑨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以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

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⑤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⑥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窰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窰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窰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窰。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合兵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

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者。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⑤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⑥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復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

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竄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

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

——節自范曄後漢書

注釋與說明

①扶風郡名，治今陝西扶風縣。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②徐州名，

當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之地。令，漢官名。③永平，東漢明帝年號；五年當公元六十二年。④後漢書

原註：傅介子，漢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⑤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通西域，封博望

侯。⑥顯宗，卽明帝。⑦蘭臺令史官名，掌書勅奏及印主文書。⑧奉車都尉官名，掌御乘輿車。寶固

平陵人，以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屯涼州。⑨漢軍制，將軍屬官有假司馬，爲軍司馬之副貳。⑩伊吾

匈奴地名，今新疆哈密縣。⑪蒲類海，卽今新疆鎮西縣西北之巴里坤湖。⑫郭恂，時爲正使，班超副

之。⑤鄯善國名，本名樓蘭國，在今甘肅燉煌縣以西之白龍堆及羅布泊以南之新疆塔羌縣地方。

⑥北虜指匈奴。⑦謂侍己之胡人。⑧謂郭恂。⑨掾佐武官之通稱。此稱郭恂。⑩于賓國名，在今

新疆和闐縣地。⑪莎車國名，即今新疆莎車縣地。⑫雄張猶熾盛也。南道指天山以南之地。⑬驕

（《X Y》）馬，黃色黑喙之駿馬。⑭讓責也。⑮龜（4—又）茲國名，今新疆庫車縣地。⑯北道

即天山北路。⑰疏勒國名，今新疆疏勒縣及英吉沙爾之地。⑱焉耆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⑲都

護漢域外官名。⑳姑墨國名，今新疆拜城縣地。㉑肅宗即章帝。㉒尉頭國名，今新疆烏什縣地。

㉓建初章帝年號，三年當公元七十八年。㉔康居國名，有今新疆北境及俄屬中央亞細亞之地。㉕

拘彌國名，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㉖巨独遂也。㉗月氏（一作月支）國名，其族本居

甘肅西境，西漢時爲匈奴所破，乃西徙至阿母河，臣服大夏，都於河北，曰大月氏，強盛時奄有今印度西

北部，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間地。㉘原註：谷吉，長安人，永之父，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邽支單于侍

子，爲邽支所殺。㉙原註：張騫，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

獸給食。㉚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

戎事見左傳襄四年。輯亦和也。

①賈誼弔屈原文：「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②原註：前漢書曰：「漢

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

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故曰匈奴

之右臂。

③原註：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④效猶驗也。

⑤葱嶺

即葱嶺，在新疆西域。

⑥泥宿，國名。今新疆烏什、溫宿等縣地。

⑦義從，猶後世之義勇。

⑧原註：武帝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

⑨西域傳曰：「宣帝卽位，

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漢；烏孫願發中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

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

牛羊七千餘萬。」

⑩漢制：將軍置長史，司馬皆一。

⑪鼓吹幢麾皆大將所用儀仗，超非大將，故言假

⑫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後代取聲相近而稱昆彌。昆莫旣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龍

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⑬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

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見史記甘茂傳）

⑤烏卽城疏勒地。

⑥原註損中未詳。

⑦車師國名，分前後二王，前王庭治交

河城，卽今新疆吐魯番西二十里之地；後王庭治務塗谷，卽今新疆孚遠縣地。

⑧原註：續漢書曰：「符

拔形似麟而無角。」師子同獅子。

⑨永元和帝年號；二年當公元七〇年。

⑩危須國名，今新疆焉耆縣地。

⑪尉犁國名，卽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之東，羅布泊以北之地。

⑫原註：大人謂其酋長。

⑬厲度涉水也。爾雅：「由帶以下爲厲，由膝以下爲揭。」

⑭右地，猶言要地。

⑮原註：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

⑯原註：縣度山名，謂以繩索懸縋而過也。

⑰司馬法：古兵書，舊題司馬穰苴撰，實則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穰苴於其中耳。

⑱禮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注：「正丘首，正首丘也。」疏：「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今人謂反葬故鄉爲歸正首丘，本此。

⑲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代，郡名，在趙北。

⑳犬馬齒謂年齡，殲盡也。

㉑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

㉒酒泉郡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漢書注：「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

㉓玉門關在今甘肅燉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

之西北。漢時爲通域要道。⑤勇超之少子，和帝時爲西域長史。原註：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⑥昭超之妹，一名姬。字惠姬，適曹世叔。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王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⑦射聲校尉官名，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⑧中黃門宦官之名。通典：「凡禁門黃闔曰黃門。」⑨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之順陽人，爲祕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曄以罪被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用司馬彪續漢書之文以成之，今本共百二十卷。

就文學的技巧而論，中國從前的史書似乎是後起不如前起；左傳史記裏面頗多近於文藝的作品，以後的史書便比較少了。現在從後漢書起，倒過時代次序，各舉一例或數例，以見史書文學技巧進退的痕跡。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因在文言中有时用「因」字。如：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

有時用「以」字。如：

焉着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

一八 爲兄超求代疏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

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遠，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班昭（節自後漢書）

注釋與說明

①同產兄，猶言同胞兄。

②夷，傷也。

③不仁，不遂也。

④踰望，猶遙望。

⑤乞，乞

也。

⑥後漢書原註：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文王命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⑦原註：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⑧語見詩大雅民勞篇。汔，其也；綏，康皆安也。⑨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原註。）⑩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

本文原在班超專內，現在把它分別摘出。史傳內應否把所傳人物的文章全篇引入，也屬史家技巧上的一個問題。關於此，劉知幾曾有很好的議論，可作參考。他說：「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煩富爲多。……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史通載言篇）由此，可見從「載言」一點而論，已知後史不如前史了。而這裏「憊然」兩字，尤能指出後代史書的癥結；史書而使「披閱之者有所憊然」，無非就因史家缺乏文學技巧的緣故。

文法與修辭

迫于歲暮犬馬齒索。

的這一個「于」字，用同「於」。介所被動遣也是文言常用的一個前置介詞。

一九 蘇武傳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①兄弟並爲郎，^②稍遷至移中厩監。^③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④且鞮侯單于^⑤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⑥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

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⑦常惠等，募士斥候^⑧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⑨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⑩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⑪沒胡中，及衛律^⑫

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⑤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⑥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⑦？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⑧，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⑨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擊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④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⑤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⑥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⑦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⑧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⑨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⑩。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⑪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⑫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⑬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

網紡繳，^⑧繫弓弩，^⑨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死，賜武馬畜服匿，^⑩穹廬。
⑪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⑫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⑬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⑭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⑮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⑯從祠河東后土，^⑰宦騎^⑱與黃門駙馬^⑲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⑳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㉑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㉒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

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②必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③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④捕得雲中^⑤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⑥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

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我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終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節自班固漢書

注釋與說明

○蘇武父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後以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後爲代郡太守卒。

○武兄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

○移（音移）中，廐名，監爲之監也。

④天漢武帝年號，元年當公元一〇〇年。

⑤右賢王句黎湖單于之弟。

⑥中郎將官名，位亞於將軍。

⑤假吏猶言兼吏也；權爲使之，非其本職。⑥言募人以充士卒及在爲斥候者。斥候偵探也。⑦長

水；水名，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北。⑧昆邪，匈奴之屬部，在今甘肅之張掖、武威、酒泉、鎮番等地。⑨泥野

侯，卽趙破奴，九原人，以擊虜樓蘭王受此封。後將二萬騎入匈奴，生爲所得。居匈奴中十歲始得亡歸漢。

⑩衛律，父本長水胡人，生長於漢，與協律都尉李延年善，以延年薦，使匈奴。還，會延年家被誅，律懼，亡

歸匈奴。匈奴愛之，以爲丁靈王。⑪閼氏，讀若燕支，漢時匈奴王后之稱。⑫左伊秩訾，匈奴官號。⑬

言謀衛律而處死刑，倘謀單于，將更處何刑乎？言太重也。⑭說文：「燼，鬱煙也。」燼火，謂聚火無炎者

也。⑮息，呼吸。⑯謂應單于招募而降者可以赦罪。⑰何，以女爲見，倒裝句，卽何以見汝爲。⑱南

越王趙興立，太后樛氏欲內附，其相呂嘉不欲，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及王，盡殺漢使者。元鼎五年秋，漢

發兵討滅之，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見漢書南粵王傳。）⑳

大宛產善馬，武帝時遣使者持千金求之。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嘗辱之，宛

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武帝遣李廣利等前後十餘萬人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

軍乃還。（見漢書大宛、張騫、李廣利等傳。）㉑元封元年，漢使涉何刺殺朝鮮韓王長，朝鮮發兵襲殺

何漢發兵攻之。至三年夏，朝鮮人殺王來降。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見漢書朝鮮傳。）

①言汝知我不降甚明。②北海，卽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當時爲匈奴北界。③羝，牡羊也；羝不當

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④言無人給食。⑤中，古草字。蘇林曰：「言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去，同

弄，藏之也。⑥繳（出又止），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網，紡結之意。⑦檠弓弩，謂輔正弓弩也。⑧服

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⑨穹廬，氈帳也。⑩丁令，卽丁靈，匈奴屬國，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

河上遊，至貝加爾湖南地方。⑪李陵，字少卿，成紀人，廣之孫，少爲侍中（掌帝輿服之官），武帝時拜

騎尉，出居延北，與單于遇，輒敗之。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單于遂遮道

急攻陵，陵力竭降。漢聞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匈奴封陵爲右校王。陵在匈奴二十餘年，病死。⑫

長君，謂武兄嘉。⑬言扶車輦下除道也。⑭孺卿，武弟賢之字。⑮后土，謂地神。⑯宦騎，宦者而爲

騎也。⑰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⑱陽陵，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四十里。⑲保宮，官吏獄名。

⑳王指李陵；因其封右校王，故稱之。㉑決別也。㉒區脫，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顏師古說）。

㉓雲中，漢郡，今山西北部綏遠南部之地。㉔上林苑，苑名，本秦舊苑，漢武帝更增廣之。故址在今陝西長

安縣西。⑤言欲劫單于，如昔曹沫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曹沫，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顯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暨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見史記刺客列傳。）⑥沙幕，卽沙漠。⑦元始，平帝年號；六年當公元一年。⑧典屬國，官名，掌蠻夷降者。⑨中二千石，言滿二千石。⑩復，免役也。⑪須，同鬚。⑫班固，字孟堅，彪長子。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之西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固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凡紀表志傳百篇，共一百二十卷。

將這篇和班超傳比較，人格的描寫確乎顯明得多，這就是較近文藝的性質，也就是較多技巧的證據。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介所依據，在文言中有時用「如」字。如：
使者大喜，如惠言以讓單于。

這「如」字是作依照解。

二〇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茄○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俗，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

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

陵不得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④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⑤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⑥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⑦韓彭蒞醢，⑧鼂錯受戮，⑨周魏見辜；⑩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⑪亞夫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辱之遐舉，⑬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劉身絕域之表，^④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塞北之野。丁年^⑤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⑥之薦，受千乘^⑦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⑧忽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李陵（採自文選）

注釋與說明

①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

②榮問，猶言令聞。休美也。暢通也。

③桓子新論：「雍

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域，無相見期。」④章

鞞，革製之臂衣；毳帳，氈毛之帳幕。⑤冰厚至於色玄，寒甚至於土裂。⑥胡茄，同胡笳，笛類樂器，胡人

捲蘆葉吹之，故名。⑦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⑧李陵祖廣，父當戶，早卒。

⑨忉憂也；怛痛也。⑩先帝指武帝。⑪據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函

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知陵書之誤，抑武紀略之。（文選註。）⑫天漢，漢

人自稱其國之美名。⑬師敗曰北。⑭梟帥，猶言勇帥。⑮徒首，空首無復甲冑也。⑯賊臣指管敢。

參看前課註三十三。⑰平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漢高帝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

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見史記高祖本紀。）⑱謂漢朝執事者。⑲范蠡事越王句踐，越敗，困

於會稽，後七年，用范蠡計，遂破吳。事見史記越世家。曹沫事已見上課註四七。⑳蕭何以下皆漢功臣。

蕭何爲民請上林苑，高祖怒，械繫之。樊噲爲呂后妹夫，高祖病，或讒噲黨呂氏，欲盡誅戚氏及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執噲詣長安。此及下引事俱見史記及漢書本傳。

③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或告信將應

豨，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白上曰：「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

夷三族。④鼂錯，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議削七國。七國反，殺錯以謝之。⑤周勃免相就國，人或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寶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⑥賈誼，文帝時爲大中大夫，絳

灌等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⑦周亞夫與梁孝王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嘔

血而死。⑧二子，謂范蠡、曹沫。文選註：「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此於文

義不可通，且與下句語氣不順。編者按：遐舉猶言遠引；范蠡既受會稽之恥，卒不受功而去，此乃可痛心

之事。曹沫雖無立功身退之記載，亦遂因范蠡事而連累言之。⑨先將軍，謂李廣，貴臣謂衛青。武帝元

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

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色意慍怒，引兵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

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來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

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迺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身自剄。（見漢書本傳。）
④丁年，謂丁壯之年。
⑤古者天子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
⑥千乘，諸侯之大者，可以出車千乘也。
⑦蘇在匈奴，曾娶胡婦，名通國，後歸漢，宣帝時拜爲郎。時尙在匈奴中，故陵告以無恙。

這篇文章雖然著名，但從劉幾以來，很有人懷疑它是後代人假託的作品。這種懷疑的理由有二：其一，因爲漢書裏並沒有載它；如果真是李陵的文章，漢書裏便不應該沒有。但是更重要的理由，還在它的風格不像西漢人的作品；如蘇軾答劉沔書中說它「辭句儂淺，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這種真僞的問題，我們現在也無從解決，但是我們應該承認，一個時代確乎有一個時代的風格，而且應該能夠直覺地去辨識它，就如現在這篇和第十八課比較，你們不覺得後者比較前者古奧一點嗎？如果能在這種地方多作練習，你們對於風格的認識就會進步。

文法與修辭 除以前所說的之外，尙有許多常用的前置介詞，如表示時間的「臨」、「上念老母，臨年被戮。」

表示剛剛碰到用「會」

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

表示當時用「當」

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二二 與陳伯之書

遷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

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①張繡刺刃於愛子，^②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③先典^④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⑤將軍松柏不剪，^⑥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⑦讚帷幄之謀；乘^⑧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⑨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惜命驅馳，氈裘之長，^⑩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①姚泓之盛，面縛西都。^②故知霜露所均，^③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④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⑤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⑥鷲巢於飛幕之上，^⑦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①豈不愴悵？所以廉公之思趙將，^②吳子之泣西河，^③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

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丘遲（採自文選）

注釋與說明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梁武帝時爲江州刺史，後降魏，魏以爲平南將軍。天監四年

（公元五〇五年），梁遣臨川侯蕭宏北討，宏命遲以書招之，遂歸梁。○史記陳涉世家：「嗟乎，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伯之齊時已官驍騎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使伯之拒之，武帝遣人說降，即以

爲江州刺史。（見梁書本傳。）○王侯自稱曰孤。梁武帝曾封伯之爲豐城縣公，故云。○朱輪見四

册九課註。擁旄，軍帥之職，指江州刺史而言。荀悅漢紀：「今之州牧，號爲萬里。」○鳴鏑，響箭也。匈奴

冒頓所作。（見史記匈奴冒頓傳。）○伯之不識書，與奪決於主者，以豫章鄧縉爲別駕，永興戴永忠

爲參軍。河南人褚綱，輕薄無行，投伯之，大見親狎。高祖徵別駕鄧縉，縉說伯之曰：「臺家府庫空竭，無復

兵仗，三倉無米，東境亂流，機不可失。」縉永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見本傳。）^④反側反叛者。^⑤

漢末，更始殺劉縝（光武兄），朱鮪與其謀。後光武攻洛陽，遣岑彭說鮪降，鮪恐懼不敢。光武詔之曰：「建

大事不忘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見後漢書岑彭傳。）涉血同喋血。^⑥建安二年，曹操兵至

宛，張繡降。既而悔，攻操，操大敗；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降，封列侯。（見魏志張繡傳。）^⑦易

復卦：「不遠復，无祇悔。」言人有過，有遠即能復其故常。^⑧先典，即謂周易。^⑨鹽鐵論：「網漏吞舟

之魚。」謂法網疏闊也。^⑩松柏不凋，謂祖墓如故。^⑪紫，謂紫綬；黃，謂金印。^⑫軺，二馬車。^⑬刑馬

作誓，言殺馬取其血，與功臣作盟誓也。^⑭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氈裘之君長咸驚怖，」言夷敵之君

也。^⑮慕容超，南燕王，為晉劉裕所擒斬。^⑯姚泓，後秦主，為劉裕所逼，降晉被斬。^⑰霜露所均，猶言

霜露所墜。^⑱僞孽，指魏宣武帝。時宣武帝恪寵高肇，頗事宴樂，故目為僞孽。^⑲漢書陳湯傳：「斬郅

支首，懸之葦街。」註：「葦街，在長安城門內，蠻夷邸即在此街。」^⑳後漢書朱穆傳：「養魚沸鼎之中，

……必也焦爛。」^㉑左傳襄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之上，」言易傾覆也。^㉒陴，城上

女牆也。^㉓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後趙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久之，魏王不

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因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見史記廉頗傳。）

⑤ 吳起治西河，王錯

譖之魏，武侯使人召起，起至幕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

履可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其能，秦必不亡西河。今君聽讒

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見呂氏春秋觀表篇。）

⑥ 謂梁武帝。

⑦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

（見世本。）

⑧ 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弩。（見家語。）

⑨ 夜郎滇池皆古西南夷部落，有今貴

州西境及雲南地。解辯謂解編髮爲內臣，從漢衣冠也。

⑩ 朝鮮已見前第十七課；昌海，卽蒲類海，亦已

見十七課註。

⑪ 蹶角形容叩頭之狀，謂服從也。

⑫ 北狄謂北魏。北魏拓拔氏，本北狄種人。

⑬ 沙塞

猶言沙漠塞外。

⑭ 謂臨川王宏；宏，太祖第六子也。

⑮ 戎重，猶言軍事。

⑯ 時宏方駐兵洛中，將北伐

也。汭水隈曲處也。

⑰ 秦中，今之陝西省，時爲北魏之地。

⑱ 邱遲，字希範，梁吳興人，嘗爲永嘉太守。

上篇有人疑爲齊梁作品，是從風格上著想的。這裏是一篇真正的齊梁作品，試比較它們的相似

地方在那裏。

文法與修辭

朱鮪涉血於友于……漢主不以爲疑。

這「友于」是說兄弟。因爲書經上有過「友于兄弟」一句成語，這裏用到「兄弟」兩字，就利用那句成語，把「兄弟」兩字藏了，卻將成語的別一部分卽「友于」來代它。所以就說成「兄弟」說成了「友于」。這種說法，在修辭學上叫做藏詞法。因爲它是把正要用的詞藏了的。又因所藏的詞是在後面，有時又叫做歇後語。

二二 牧羊記望鄉

〔生上〕

〔引〕凝望眼，極目關山遙遠。思想君親腸斷。怎消忠孝怨？回首羝羊散亂，與兩個野人爲伴。試把節毛來一看，表我君親面！

海水無邊無際；沙場無極無垠。無親無眷又無鄉，況又無家可奔！日裏無衣無食，夜間無被無衾。又無歷日記時辰，不知春夏來，那識秋冬盡！

〔忒忒令〕我只得告天，天苦！望天，天與人做個方便！怎把我英雄來困倒？不如那楚屈原，他抱忠魂，葬魚腹，也落得個話傳！啲，啲，啲，我又差了。那楚屈原因諫楚懷王不從，自投汨羅江而死，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言聽計從，沒來由，比他則甚！且住。前日有一漁父來說，有漢將李陵爲我而來，也被胡人拿住；後來單于又招他爲壻。未知真否？唉，豈有此理！那李將軍爲人最賢，怎肯與外國爲姻眷？我想，這節事非爲別人之故，啲，多因是衛律那逆賊哄他爲不善！且住。若是李陵在此，也該來看我纔是，爲何不來呢？是了，是了，莫不是害羞慚，爲降胡，難相見，因此上不來到海邊？

〔內喊介⑤〕

〔沈醉東風〕我見見一簇人馬鬧喧，吓是了，莫不是衛律又來相勸？他若來時，呵，我拼一命喪黃泉，誓無他怨！早難道意回心轉，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四小軍引小生⑥上〕

〔前腔〕蘇子卿別來數年，受盡了艱辛萬千。遙望草廬邊，見一人寒賤，免不得上前相見。〔合〕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迴避了。〔衆下。小生〕哥哥在那裏？〔生〕兄弟在那裏？

〔哭相思〕怎知今日重相見，這冤苦向誰分辨！

〔生〕兄弟，你這般打扮，莫非走差了路頭麼？〔小生〕哥哥，一言難盡！〔生〕坐了講。〔小生〕哥哥聽稟！

〔生〕呸！〔小生〕

〔園林好〕從別後朝廷與兵五千……〔生〕與你五千人馬做什麼？〔小生〕到沙漠與哥哥報冤。〔生〕生受你。〔小生〕不想道一身落殿。〔生〕如此說，你輸了吓？〔小生〕羞慚臉，怎生言說將起，淚漣漣！

〔生〕那單于怎麼樣待你？〔小生〕

〔前腔〕那單于惜才重賢……〔生〕惜才重賢，敢是封了你什麼官職了？〔小生〕賜咱官委託將權。〔生〕看待如何？〔小生〕每日裏開筵設宴。〔生〕聞得招你爲婿，可有此事否？〔小生〕

將花豔女縮良緣，因此上被利名牽。

〔生〕呀呀，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竟不想朝廷了麼？〔小生〕哥哥吓。

〔江兒水〕不想朝廷怒，將咱祖家遷。〔生〕你的兒女也不顧了？〔小生〕滿門兒女遭刑

憲。〔生〕你竟不想回去了麼？〔小生〕望巴巴有眼無由見，哭啼啼血淚空如霰。〔生〕哭也無用。

〔小生〕教我如何回轉？〔生〕你平昔孝義忠心那裏去了？〔小生〕把孝義忠心因此上將刀

割斷！

〔生〕今日到此何幹？

〔前腔〕聞說哥哥在，李陵常挂牽。〔生〕既然牽挂，何不早來見我？〔小生〕幾回要見無

由見。〔生〕要見何難？〔小生〕雁門關阻隔平生願。〔生〕今日來做什麼？〔小生〕請哥哥到望鄉

臺聊敘別離歡。〔生〕去做什麼？〔小生〕到那裏暢飲，何妨消遣？〔生〕我不去。〔小生〕休得推

辭，看李陵平昔交情之面！

〔生〕這是我斷然不去的。〔小生〕

〔川撥掉〕休執戀，請前行，莫久延！論興衰貴賤由天，論興衰貴賤由天，歎滄海與桑田幾番變遷，把離愁且放寬！〔生〕這離愁怎放寬？我身似秋霜難苟延；我的忠心鐵石樣堅。〔小生〕請哥哥放下節旄！〔生〕李陵，若要我折節延年，若要我折節延年，也罷，拼一命，死在眼前？〔合〕把離愁且放寬！這離愁怎放寬？

〔尾聲〕〔生〕形孤影隻誰爲伴？忍餓飢飢北海邊。〔小生〕誰與我兄解倒懸？

哥哥，小弟此來非爲別事，只爲受降城外新築一臺，名曰望鄉臺，請哥哥到彼望南一拜，以表哥哥忠臣孝子之心。〔生〕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若教我幹別的事，我斷然不去；若教我拜望家鄉，怎麼不去！〔小生〕如此，哥哥請！〔生〕客邸思鄉切，家鄉未得歸。〔小生〕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臺。看酒。〔丑持酒上。小生〕

〔畫眉序〕同上望鄉臺，翠幙高張玳筵開。幸相逢知己，共倒金盃。臺下列珠履，瑤簪；座間擁姣娥粉黛。〔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前腔〕〔生〕鰕生愧不才，歷盡艱辛受狼狽，對樽前歡笑，自覺含哀。吓，李陵，你

叫我拜望家鄉，但不知在那一帶？〔小生〕望南一帶就是。〔生〕吓，望南一帶就是麼？〔小生〕正是。〔生〕呀，你看雲山滿目，煙樹模糊，這一帶就是我的家鄉了！阿呀，我那聖上吓，念聖主………吓，李陵，你在那裏做什麼？〔小生〕隨哥哥拜望家鄉。〔生〕吓，你既降順在此，那一搭就不是你的家鄉了！誰要你拜………我那聖上吓，念聖主閻闔憂懷！阿喲，我那親娘吓，歎慈母倚門凝待！〔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小生〕哥哥，小弟有言告稟。〔生〕講。〔小生〕懷忠守節，雖義士之綱常；應變隨機，乃達人之權度。哥哥何必膠柱鼓瑟？〔生〕背義忘恩，實人臣之共恥；去順效逆，豈義士之所爲！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豈肯食胡地一粒之粟！我寧甘餓死，決不貪生！〔小生〕陵聞臣與君以義合，子與親以孝先。漢天子春秋高邁，臣或無罪而見殺。太夫人光景暮矣，卿婦必易志而他歸。獨有汝弟，存亡未可審也。今哥哥空死窮荒之地，朝廷怎知義士之心？請自思之，無遺後悔！〔生〕朝廷未通音信，老母未知生死，忠孝實難全忘！〔小生〕哥哥，此非小弟之故，單于聞陵與哥哥交厚，故使來說，不想哥哥！

〔鐸鉢兒〕受盡了千磨百滅，一點丹心似鐵！我欲待勸哥哥降順，教我有口難

說！思量起，恁[⊕]忠潔，好一似嚴霜皓月！這等看來，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容也！我自歎嗟，徒意切；這羞慚滿面，悄地偷彈泪血！

〔前腔〕〔生〕李陵，爲人臣子，當爲君親守節。我若是見義忘恩，肯與那盜賊無別！李陵，你教我去順他邦，我寧甘殞絕！我的意已決，和你從此別！李陵，我和你相交半世，不曉得我的性兒麼？我若貪圖榮貴，怎肯冷毡嚼雪！

〔小生〕小弟告別了，哥哥請自保重！你鐵石心腸不改操，含悲洒淚枉嗟吁！〔生〕一片赤心難盡說，那空中惟有天知！李陵，你今後休來看我！〔生下。小生〕唉，羞死我也！〔下〕

——無名氏（節自毛刻六十種曲）

注釋與說明

⊕牧羊記，明無名氏所作傳奇。傳奇本唐人小說之名，言所傳爲奇事。後戲曲長者名傳奇，短者名雜劇。望鄉，是牧羊記中的一齣。⊖生，戲曲中角色名稱，例飾中年以上男性之正經人。

（此劇中生飾蘇武）其他角色有小生（飾較年輕之男性）、淨（即大花臉）、丑（即小花臉）、副淨（即二花臉）、旦（飾女性）、末（飾老人）等。⊙曲有一定的調子。標出這調子的名字，叫做曲

牌，猶之詞有詞牌。角色初上臺唱的叫引子，或簡稱引，亦曲牌的一種。④上面一節是唱的，這一節是念的；下凡大字爲唱句，小字爲念句。⑤介是戲中的動作，亦作「科」。⑥小生飾李陵，⑦謂與前節同調子。⑧北方一部分稱自己爲「咱」，同「咱」。⑨史記項羽本紀：「鱖生說我。」註：「小人貌也。」後用爲自稱之謙詞。⑩此直接下面唱句。⑪恁，這般也。

前第十五課所謂「藝增」可有兩種解釋：其一是修辭學的鋪張，就是王充的本義；又其一是藝術的鋪張，就是採取歷史的事實而用藝術手段演爲小說或戲曲。一切歷史的小說和戲曲都是由這方法造成的。其實凡小說和戲曲既屬創造的作品，故都須經過「藝增」的一步。在這意義下，「藝增」就是一種解釋，就是運用想像去解釋現實的或歷史的事實。這裏是歷史的戲曲的一例。在蘇武傳裏，我們已經看見蘇武和李陵的對話；但在這裏，我們就見蘇武和李陵活潑潑出現在我們面前了。這就是「藝增」的效力，也就是文學的效力。

文法與修辭 前置介詞在白話中有兩種特殊的用法（一）是用來提前賓語。如

把忠義心因此上將刀割斷。

(二)是用來引起副詞。如：

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

二三 荆軻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燕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

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④矣。雖有管晏，^⑤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⑥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光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櫛席。^⑦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

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呂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呂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捩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一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笑顧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

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⑤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⑥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⑦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⑧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⑨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⑩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

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徨徬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德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

注釋與說明 ①野王，韓地，今河南沁陽縣。 ②榆次，今山西榆次縣。 ③邯鄲，趙都，今河北邯鄲

縣。 ④筑，音竹，古樂器名，形如琴，十三弦，頂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 ⑤三晉，卽韓、

趙、魏。 ⑥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谷口，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⑦關，謂函谷關，在今河南靈

寶縣南。殺同嶠，謂嶠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 ⑧易水有三，皆出今河北易縣。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

者曰中易，今之白澗河，卽武水。在定興西爲沙河入於中易者曰北易，卽濡水。經徐水歷安新爲滹河者

曰南易。 ⑨振救也。 ⑩管仲相齊桓公，晏嬰相齊景公，皆成霸業。 ⑪購，連和也。 ⑫撤席猶拂席也。

⑬王翦，秦將。漳郡，今河南臨漳縣一帶之地。 ⑭李信，亦秦將。 ⑮太原，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

地。雲中，趙地，今山西北部及內蒙古一部份之地。 ⑯戰國時六國同盟拒秦，謂之合從。 ⑰闕視也，言

以利誘之也。 ⑱見二十課註一九。 ⑲督亢，燕膏腴之地。今河北涿縣東南有督亢坡。 ⑳搯，其詞謂

以劍刺其胸也。 ㉑搯，同扼腕。 ㉒徐，姓，夫人名。 ㉓焯，染也；謂以毒藥染劍鏑也。 ㉔言以七首試

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纒，便立死也。 ㉕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劉伯莊云：「但亦

陳設車轂文物耳。」 ㉖見二冊四十一課註。 ㉗室，謂劍鞘。 ㉘諸郎中，卽後世宿衛之官。 ㉙提，音

底，擲也。

③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④擲，同擲。

⑤薊城，即今河北薊縣。

⑥遼東，今東三省。

⑦原註：水名，在遼東。

⑧宋子縣名，在今河北平鄉縣。

⑨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

⑩傳客之，謂互以爲客也。

⑪矐，令失明也。

⑫司馬

談爲太史令，子遷繼之，皆稱太史公。

其說有二：一謂遷尊其父，故稱太史公；一謂太史令掌天文及國史，

其職尊貴，與三公等，故稱太史公。

⑬司馬貞史記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

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

⑭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爲太史

令，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厲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

記，爲十二紀，十年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遷沒後，闕紀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之，並益以武

帝後事，凡一百三十卷。

史記比漢書又多文藝的性質，就看這篇——特別是其中描寫行刺一段——差不多和小說一

般了。這種細密的描寫，當然不必完全是紀實，所以也可說是「藝增」的一種。

文法與辭修 文言的前置介詞，也有兩種變格的用法。(一)省略。如：

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

中省「於」字。(二)倒置如：

其一二父兄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左傳昭公十九年)

中倒置「謀於私族」爲「私族於謀。」

二四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閩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④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⑤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⑥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⑦陳勝、吳廣喜，念鬼，⑧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⑨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⑩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⑪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⑫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

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銓、鄗、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

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⑤事春申君，^⑥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⑦軍焉。秦令少府^⑧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⑨。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⑩。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⑪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

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儵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周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

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在敖倉，與戰。田臧死，

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棗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銓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碣，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

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

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鄆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

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也，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同前

注釋與說明 ①史記例，天子之傳稱「本紀」，諸侯稱「世家」，其餘皆稱「列傳」。世家蓋取

「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之義。（史通二） ②陽城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 ③陽夏今河南太

康縣。 ④二世見二册四十一課。元年當公元前二〇九年。 ⑤閭左貧賤者所居。適戍屯兵而守也。漁

陽秦郡，故城在今河北密雲縣東南。 ⑥大澤鄉在今湖北蘄春縣。 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欲阮

咸陽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扶蘇諫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見史記秦本紀） ①始皇

死，丞相李斯謀立少子胡亥為太子，乃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死。（見史記蒙恬傳）此言扶蘇為二

世所廢，而百姓未知，故欲「作自稱」也。（如淳說） ②行卜，往卜也。 ③言假託鬼神以威衆也。

④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 ⑤亨，罔烹。 ⑥閉令，謂竊令人行之。 ⑦次，所謂戍人所止處也。其旁有叢

祠。「次」下本有「近」字，茲依王念孫說刪。（見讀書雜誌） ⑧籥，籥也。 ⑨尉，官名。漢舊儀，大縣

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 ⑩藉，假也。第，且也。 ⑪符離，今安徽宿縣治。 ⑫皆地名。徐廣曰：

「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陳，即今河南淮陽縣；沛，今江蘇沛縣。 ⑬譙門，謂陳縣之城門。 ⑭欲強大

楚國，故稱張楚。 ⑮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 ⑯汝陰，今安徽阜陽縣。 ⑰東城，縣名，今安徽

定遠縣。 ⑱三川，秦郡，治今河南洛陽縣。 ⑲上蔡，秦縣，今河南上蔡縣。 ⑳上柱國，官名，起於戰國。楚

之法，覆軍殺將者，官為上柱國。（見國策楚策） ㉑視日，謂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 ㉒春申君，戰

國楚相黃歇封號。黃歇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人，後被人刺死。 ㉓戲，在陝西臨潼縣。 ㉔少府，官名，

秦官九卿之一。 ㉕曹陽亭，名，在今河南靈寶縣境。 ㉖澠池，今河南澠池縣。 ㉗上谷，秦郡，治今河北

懷來縣。⑤狄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⑥敖倉山名，在河南滎澤縣西北。⑦郟，今山東郟

城縣。⑧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王引之曰：「徐當爲絳字之誤。」⑨陵，今山東陵縣。⑩取慮，

縣名，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境。⑪東海郡名，治今山東郟城縣。⑫下城名，地名，在今河南寶豐縣東。

⑬碭，秦縣，即今江蘇碭山縣。⑭涓人，主潔除之人；涓，潔也。⑮時軍皆着青巾，故曰蒼頭軍。⑯新

陽，故城在今江蘇崑山縣。⑰南陽，秦郡，今河南舊南陽府地。⑱武關，爲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

⑲新蔡，秦縣，今河南新蔡縣。⑳方，與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㉑定陶，今山東定陶縣。㉒鄱

即鄱江，流經江西鄱陽縣，入鄱陽湖。表駟說：「英布居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⑳青波，地

名，未詳。㉓項梁，羽之季父，項燕之子也。陳勝既敗，梁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爲楚王，時爲二世二年六

月。（見史記項羽本紀。）㉔謂自辯說也。一說，謂自分別其姓名也。㉕夥，音禍；頤，助聲之辭也。沈沈

讀若「談談」，宮室深邃之貌也。胡適說：「『顛頤』是驚羨的口氣。『者』字古音如「睹」，略如蘇州

話的「篤」字尾。」（白話文學史頁三七——三八。）㉖「夥頤涉之爲王」，漢書作「夥涉之爲王」。

此語相傳，不言「陳涉爲王」而言「夥涉爲王」矣。此語在當時當已成一句成語，此處謂此成語自

陳涉始也。(天發舒猶言放肆。)顯漢書作「專」。(言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這裏再選一篇史記，是備和下篇比較用的。這篇所敘的事情很多，是因史家要寫出陳涉發難後的局面非常混亂之故。由歷史的見地說，原不得不如此寫，但文藝的趣味卻少了。下篇單寫陳涉發難的事，大部分都由作者想像出來，所以產生文藝的趣味，而成爲一篇歷史的小說。由此可見另一意義的「藝增」實是文藝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一種手段。

文法與修辭 後置介詞，文言中只有一個字，就是「之」字如：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五 大澤鄉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笛；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

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嗥。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够晒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貓的顛預軍官的唯一的韜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預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鞞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一閭左貧

民」的成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閩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閩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曾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啣！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卽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閩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樣的哀嗥。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吆喝。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是『陳勝王』！」

面面相覷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皺紋的太陽曬

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懷恨的獍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沈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守在這裏讓水來淹死！」

「整天喫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敗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深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閩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拚着自己的窮骨頭

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閩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嗚嗚，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鐐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鐐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麼？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驗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

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一「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小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巔，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水面顛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腳有簪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

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獸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即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啣！」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沈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腳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

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擊眼瞋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著嘴唇，然後輕聲問：「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够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擊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閭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

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④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⑤——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颯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澈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呵！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閭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惘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拚死活的惡鬪，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裏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

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鬪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擊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吆喝，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坍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汙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瀰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舉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採自M D的宿莽

注釋與說明 ○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

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同上：「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

故，因忽不見。」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商君衛鞅封號。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

變法（見史記秦本紀。）○趙高二世時爲郎中令。二世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

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

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

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見前漢書。） ⑤句見漢書梅福傳。太阿^{△△}劍名。

由這篇可以見出「藝增」的方法。第一點，作者根據陳涉世家「會天大雨」一句，演成許多大雨的描寫，以作這篇小說的背景。第二點，小說的情節全由陳涉世家第二段演出；兩軍官（卽兩尉），兩屯長，九百戍徒，以及時間、地點，都和原文相合，但是各點上都有所「增」，特別是兩軍官巡視營帳及站在小丘頂上瞭望形勢一段。第三點，作者把兩軍官及九百戍徒的地位作一種社會學的分析，而用心理描寫的方法表達出來，因使這一個歷史的事實顯出社會的意義。這一部分的「增」是最重要的，因若沒有它，這篇小說就沒有意義了。小說家之運用這樣的「藝增」，不但對於歷史的事實如此，就是對於現實的事實也如此。

文法與修辭 後置介詞，白話中也只有一個字，就是「的」字。如：

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

這種用法「的」字現在常有人寫作「底」字。試從讀過的書中舉出幾個例來。

二六 晉楚邲之戰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敝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帥，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於

鑠王帥，遵養時晦。」^①耆昧^②也。武曰：「無競惟烈。」^③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彘子^④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⑤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⑥知莊子^⑦曰：「此師殆哉……果遇^⑧必敗，彘子尸^⑨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⑩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鄆。^⑪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⑫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⑬聽而無上，衆誰適從？^⑭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孽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葺，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欒與於前，射欒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欒獻焉，曰：「以歲之非

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蒍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蒍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軛車^⑤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⑥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⑦將右拒卒^⑧，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⑨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⑩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⑪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⑫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⑬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屣^⑭。少進，馬還^⑮。又基之拔旆投衡^⑯。

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㉞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㉟皆重獲在木下。^㊱楚熊負羈囚知罃，^㊲知莊子以其族反之。^㊳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㊴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㊵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㊶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㊷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㊸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㊹而收晉尸以爲京觀。」^㊺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㊻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㊼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㊽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①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②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③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④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⑤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⑥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⑦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採自左傳

注釋與說明

①魯宣公十二年當公元前五九七年。

②行成已見四册三十一課註。

③臨哭

也。大（同太）宮，鄭祖廟。④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⑤哀其哭，故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

⑥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⑦不天，言不爲天所佑。⑧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鄭桓公武公，始封之君。

⑨楚嘗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⑩幾，冀也；言豈可冀幸而得之乎？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⑫桓子，卽荀林父。⑬勦民勞民也。⑭隨武子，卽士會。⑮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子入陳。⑯荆

楚也；尸陣也；楚武王所爲陣法之名。⑰步曰卒，車曰乘。⑱奸，音干，犯也。⑲爲敖，卽孫叔敖，爲楚令

尹宰，上卿之號。⑳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㉑前茅，猶前鋒。茅，明也。一說

楚時以茅爲旌識。慮無猶近世之斥候隊，皆持絳白幡，見騎敵舉絳幡，見步敵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①
 中軍制謀，故曰中權。後以精兵爲殿，故曰後勁。 ②象物，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
 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勅號令而自備辨也。 ③言親疎並用。 ④旅客來者，施之
 以惠，舍不勞役。 ⑤言威儀有等差。 ⑥句見尙書仲虺之誥。仲虺，商湯之左相也。 ⑦汭，詩頌篇名。此
 讚美武王之詩。於歎辭，鏘，美也。時是也。言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指紂），待
 闇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⑧者，致也；言致討於昧。 ⑨武，亦詩頌篇名。無競，無疆也；烈業也。言無疆乎唯
 武王之功業。 ⑩旄子，卽先穀。 ⑪猶言非丈夫也。 ⑫旄子爲中軍佐之職。濟，渡河也。 ⑬知莊子卽
 荀首。 ⑭遇，謂遇敵。 ⑮尸，主也；謂主此禍。 ⑯韓獻子，卽韓厥。 ⑰鄭，鄭北地，在今河南鄭縣境。 ⑱
 謂荀林父新將中軍。 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 ⑳聽旄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 ㉑
 管，鄭地，故城在今河南鄭縣。 ㉒敖，鄆，二山名，在今河南滎陽縣西北。 ㉓欒，武子，卽欒書。 ㉔庸，小國
 名。克庸事在文公十六年。 ㉕討，治也。 ㉖于，曰也。 ㉗若，敖，蚘，皆楚之先君。 ㉘已見前第十六課
 註。 ㉙二廣，君之親兵。十五乘爲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偏。此言兩廣各有一卒百人，

一卒外復有從偏之二十五人爲副，故所謂一廣，卽車十五乘，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⑤受之，猶言代之。

⑥內官，近官，序當其夜，猶言依次值夜。

⑦師叔，卽潘尪，崇所謂尊重。

⑧得屬，謂服鄭。

⑨知莊子。

⑩原，趙同，屏，趙括。

⑪趙莊子，卽趙朔。

⑫樂伯，卽樂書。

⑬實，充也；言樂伯能充此言，則當

執晉國之政也。

⑭二先君，謂楚成王，穆王。出入此行，猶言往來於鄭。

⑮率，遵也。

⑯候人，謂伺候望

敵者。

⑰致，……師，謂單車挑戰。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⑱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⑲兵車，射者在左，御居中央，葢，矢之善者。

⑳兩飾也；掉，正也。御者下車，飾馬正軼，以示閒暇。

㉑折馘，截耳也。

㉒角之，謂張兩角從旁夾攻。

㉓麗，著也；龜背之隆起處。

㉔言止不復逐。

㉕欲爲公族大夫。

㉖已見前第二十四課註。

㉗叔黨，卽潘黨。

㉘謂爲伏兵七處。

㉙布席而坐，示無所畏。

㉚說，舍也。

㉛輶車，兵車名。

㉜詩小雅六月篇句。

㉝丁尹齊楚大夫。

㉞右拒卒，猶言右翼軍。

㉟唐屬楚之小國。唐狡與蔡鳩居皆楚大夫。

㊱游闕，游車補闕者。

㊲駒伯，卽郤克。

㊳戶止也。

㊴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

㊵恭，音忌，教也。扃，車上兵闌。

㊶還，便旋不進也。

㊷旆，大旗；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㊸俊，老者之稱，謂趙旆。

㊹表所指木取其尸。

㊺謂兄弟累

尸而死。②知罃，知莊子子。③族，家兵反，還戰也。④房，箭舍。⑤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晉澤名，其

地多出楊柳，既盡也。⑥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

惡箭苟且爲射故也。⑦邲，音必，地名，在今河南鄭縣境。⑧重，輜重也。⑨築軍營以彰武功。⑩積

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⑪周頌時邁篇，懿美也，肆，遂也，夏，大也，允，信也。言武王既定天下，乃藏于戈弓

矢，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能保天下。⑫武亦周頌篇名。一者定爾功，

猶言致定爾之功業。⑬此爲賚篇之詩。鋪，布也，繹，陳也，思，語助辭。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歸

武王者皆云我往惟求安定。⑭此爲桓篇之詩。⑮幾，危也。⑯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

先君宮，告成事，謂告所載主於宮中也。⑰鯨鯢，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⑱僕，叔即魚臣；子服，即石制。

⑳詩小雅四月篇句。瘼，病也。㉑晉楚城濮之戰，在僖公二十八年。三日穀，謂食楚軍穀三日。㉒得

臣，即楚令尹子玉。㉓左傳，春秋三傳之一，周左丘明著，以魯國十二公之年代爲綱，而繫以他國事，爲

中國最古之編年史。

將這篇和上課的小說比較，可得一個極端的對照。上課所敘的只有一點點事情，全靠作者的想

像把它鋪張出來。這篇所敘的事情非常熱鬧，似乎作者須要竭力用緊縮的手段，更無餘地可「增」了。這兩種文章雖成極端的對照，但同樣需要文學的技巧。前者譬如顯微鏡，功用在把一個微點的內容明白照澈；後者譬如活動影戲，目的在把一片片的情景映照在我們面前。現代的文學大都傾向前一種的技巧，但如沒有後一種的技巧，那末前一種技巧也就難以成功。

文法與修辭 試就下列諸句指出介詞，并說明各個介詞的用法：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這裏又有一種借代辭：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這「二憾」是說「二有憾之人」，是以情感代懷抱該情感的人，在修辭學裏是屬於以抽象代具體

的那一類。

二七 趙盾弑君①

晉靈公不君。②厚斂以彫牆。③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④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⑤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⑥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⑦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⑧矣！」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⑨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一鬪且出。提彌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姚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注釋與說明

①事在宣公二年。

②不君，失君道也。

③彫牆，畫牆也。

④膾音而煮也。

⑤溜，

謂簷下水溜之處。三進，謂三止於庭中。公伴爲不見，至簷下而後視之。

⑥詩大雅蕩篇句。

⑦詩大雅

烝民篇句。衰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仲山甫，周宣王時人。

⑧言君德不廢也。

⑨鉏麇，晉之力士。

⑩提彌明，盾之車右。

⑪噉，使犬也。獒，猛犬。

⑫首山，卽首陽山。

⑬翳桑，桑林也，

言多蔭翳之處。

⑭宦，謂學於外。

⑮介，謂介冑之士。

⑯趙穿，趙盾弟。

⑰宣子，卽趙盾。山，謂晉境之

山。趙盾出奔，聞公被弑而還。

⑱詩小雅小明篇：「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此所引者或是異文。

⑲竟，

同境。

⑳公子黑臀，晉文公子，是爲成公。

這篇備與下篇作技巧上的比較。

文法與修辭

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這裏兩個「食」字，用法略有不同：第一個「食」字，是普通外動詞的普通用法，意思等於現在所謂

「喫」第二個「食」字，是普通外動詞的致動用法，意思等於現在所謂「叫他喫。」而致動是動詞的一種轉用法，所以這第二個「食」字，便是修辭學裏的所謂轉品辭。

二八 趙盾弑君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

趙盾之復國奈何？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

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⑤而殺之；支解，將使吾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⑥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闥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是子之易^⑦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⑧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蹠^⑨階而走。靈公有周狗^⑩謂之癸，呼癸而屬之，癸亦蹠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踰^⑪之，絕其頷。趙盾顧

曰，「君之癸不若臣之癸也！」

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

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採自公羊傳

注釋與說明

○照公羊家春秋義例，凡弑君者經文不再見。但宣二年經云：「秋九月，乙丑，趙盾

殺其君夷獯。」六年經又云：「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之名復見，似是違例，故加以說明。○宮

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閤。○擊，謂旁擊頭頂。○愬，驚貌。○易，猶省也。○佗然，壯勇貌。○

蹠，猶超遽，不暇以次。○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跋，足逆踏也。○暴桑，桑之一種。○言

我晉君爲誰與此甲兵。○之乘，上車也。○公羊傳，亦春秋三傳之一，相傳爲周公羊高所撰。左傳記

事多，公羊與穀梁同爲說義多。

同一件事的不同敘述，可以供給我們做很好的比較材料。我們在前幾冊裏，已經有過好幾次這樣的比較了。但這兩篇特別適宜做技巧上的比較。劉知幾力說左傳比其他兩傳好（見史通申左篇），那是從歷史的見地說的；若從文學的見地說，似乎就不盡然了。現就這兩篇敘事部分的技巧上比較，便可發見幾點：——（一）左傳記言，似乎有意放着教訓的意義，所以在一篇敘述中往往失其比例。如第一段述士會進諫的話太詳太板，便和全文不稱。公羊傳單說「趙盾曰：『嘻！趨而入……』」比較活潑得多。又如寫往刺趙盾的力士，左傳說他退出之後，「歎而言曰……」云云，既不是心理分析，就成爲不自然的獨白了。公羊傳寫力士對趙盾說了一番話，就比較近於寫實。（二）接榫的地方，左傳不如公羊傳緊湊。如左傳第三段用「秋九月」另起一頭，讀起來覺得有點脫節。公羊傳把「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宮中，召趙盾而食之」數句來作接榫，就緊湊得多。又如寫靈輒解救一段，左傳須用追敘法，以致「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兩句，覺得很是勉強。公羊傳只用那人口中一句話補敘出來，便不至打斷敘述的活動。（三）對話和描寫也是公羊傳比較生動。如「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不如「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棄人用犬，雖猛何爲」不如「君之癡不若臣之癡」。

也！他如「屹然從乎趙盾而入」，「趙盾……蹇階而走……」，葵亦蹇階而從之」等處，左傳都沒有這樣生動。

文法與修辭 本篇：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兩句裏面的第二個「門」字與第二個「閨」字，也是轉品辭。會國藩復李眉生書說：「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所謂實字虛用，便是轉品的舊名。

二九 趙氏孤兒 第二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某，屠岸賈。只爲公主◎生下一個小的，喚做趙氏孤兒，我差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搜檢姦細，一面張掛榜文，若有掩藏趙氏孤兒，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怕那趙氏孤兒會飛上天去。怎麼這早晚，還不

見送到孤兒，使我放心不下。令人與我門外覷者。〔卒子報科〕云：報元帥禍事到了也。〔屠岸賈云〕禍從何來？〔卒子云〕公主在府中將裙帶自縊而死，把府門的韓厥將軍，也自刎身亡了也。④〔屠岸賈云〕韓厥爲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如今不免詐傳靈公的命，把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攝將來，見一個，剝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不除了我這心腹之害。令人與我張掛榜文，着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拘攝到我帥府中來聽令，違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詩云〕我拘攝盡晉國嬰孩，料孤兒沒處藏埋，一任他金枝玉葉，難逃我劍下之災。〔下〕〔正末扮公孫杵臼領家童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在晉靈公位下，爲中大夫之職。只因年紀高大，見屠岸賈專權，老夫掌不得王事，罷職歸農。苦莊三頃地，扶手一張鋤，住在這呂呂太平莊上。往常我夜眠斗帳聽寒角，如今斜倚柴門數雁行，倒大來悠哉也啊！〔唱〕

〔南呂一枝花〕兀的不屈沈殺大丈夫，損壞了真梁棟！被那些腌臢屠狗輩，欺負俺慷慨釣鼈翁。⊗正遇着不道的靈公，偏賊子加恩寵，着賢人受困窮。若不是急流中將腳步抽迴，險些兒鬧市⊕裏把頭皮斷送。⊗

〔梁州第七〕他，他，他在元帥府，揚威也那耀勇。我，我，我在太平莊，罷職歸農。再休想鷓鴣班豹尾⊕相隨從。他如今官高一品，位極三公，戶封八縣，祿享千鍾。見不處，有眼如矇。聽呢罵處，有耳如聾。他，他只將那會詔諛的，着列鼎重裯；⊕害忠良的，便加官請俸；耗國家的，都敍爵論功。他，他只貪着目前受用，全不省爬的高來，可也跌的來腫！怎如俺守田園，學耕種，早跳出傷人餓虎叢，倒大來從容。

〔程嬰上云〕程嬰，你好慌也！小舍人⊕你好險也！屠岸賈，你好狠也！我程嬰雖然擔着個死撞出城來，聞的那屠岸賈見說走了趙氏孤兒，要將晉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都拘攝到元帥府裏，不問是孤兒不是孤兒，他一個個親手剝做三段。我將的這小舍人送他那廂去好有了。我想呂呂太平莊上，公孫杵臼，

他與趙盾是一殿之臣，最相交厚。他如今罷職歸農。那老宰輔是個忠直的人，那裏堪可掩藏。我如今來到莊上，就在這芭棚下放下這藥箱。小舍人，你且權時歇息咱，我見了公孫杵臼，便來看你。家童報復去，道有程嬰求見。〔家童報科云〕有程嬰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正末見科云〕程嬰，你來有何事？〔程嬰云〕在下見老宰輔在這太平莊上，特來相訪。〔正末云〕自從我罷官之後，衆宰輔每好嗎？〔程嬰云〕嗨！這不比老宰輔爲官時節，如今屠岸賈專權，較往常都不同了也。〔正末云〕也該着衆宰輔每勸諫勸諫。〔程嬰云〕老宰輔，這等賊臣，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世，也還有四凶^㊸哩。〔正末唱〕

〔隔尾〕你道是古來多被姦臣弄，便是聖世何嘗沒四凶？誰似這萬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單只會把趙盾全家殺的個絕了種。

〔程嬰云〕老宰輔，幸的皇天有眼，趙氏還未絕種哩。〔正末云〕他家滿門良賤三百餘口，誅盡殺絕，便是駙馬^㊹，也被三般朝典^㊺，短刀自刎了，公主也將裙帶縊

死了，還有什麼種在那裏？〔程嬰云〕那前項的事，老宰輔都知道，不必說了。近日公主囚禁府中，生下一子，喚做孤兒，這不是趙家是那家的種？但恐屠岸賈得知，又要殺壞。若殺了這個小的，可不將趙家真絕了種也！〔正末云〕如今這孤兒卻在那裏？不知可有人救的出來嗎？〔程嬰云〕老宰輔既有這點見憐之意，在下敢不實說。公主臨亡時，將這孤兒交付與了程嬰，着好生照顧他，待到成人長大，與父母報讐雪恨。我程嬰抱的這孤兒出門，被韓厥將軍要擊的去，報與屠岸賈。是程嬰數說了一場，那韓厥將軍放我出了府門，自刎而亡。如今將的這孤兒無處掩藏，我特來投奔老宰輔。我想宰輔與趙盾，原是一殿之臣，必然交厚，怎生可憐見救這個孤兒！〔正末云〕那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現在芭棚下哩。〔正末云〕休驚唬着孤兒，你快抱的來。〔程嬰做取箱開看科云〕謝天地，小舍人還睡着哩。〔正末接科〕〔唱〕

〔牧羊關〕這孩兒未生時絕了親戚，懷着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

吉多凶。他父親斬首在雲陽，他娘啊，囚在禁中。那裏是有血腥的白衣相^⑤。則是個無思念的黑頭蟲。^⑥〔程嬰云〕趙氏一家，全靠着這小舍人，要他報讐哩。〔正末唱〕你道他是個報父母的真男子，我道來則是個妨爺娘的小業種。

〔程嬰云〕老宰輔不知，那屠岸賈爲走了趙氏孤兒，晉國內小的，都拘攝將來，要傷害性命。老宰輔，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跟前。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晉國小兒之命。念程嬰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經滿月，待假妝做趙氏孤兒，等老宰輔告首與屠岸賈去，只說程嬰藏着孤兒，把俺父子二人一處身死。老宰輔慢慢的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讐，可不好也！

〔正末云〕程嬰，你多大年紀了？〔程嬰云〕在下四十五歲了。〔正末云〕這小的算着二十年啊，方報的父母讐恨。你再着二十年也只是六十五歲。我再着二十年啊，可不九十歲了。其時存亡未知，怎麼還與趙家報的讐。程嬰，你肯捨的你孩兒，倒將來交付與我，你自首告屠岸賈處，說道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藏着趙氏

孤兒。那屠岸賈領兵校來拏住，我和你親兒一處而死。你將的趙氏孤兒擡舉成人，與他父母報讐，方纔是個長策。〔程嬰云〕老宰輔，是則是，怎麼難爲的你！老宰輔，你則將我的孩兒假妝做趙氏孤兒報與屠岸賈去，等俺父子二人一處而死吧。〔正末云〕程嬰，我一言已定，你再不必多疑了。〔唱〕

〔紅芍藥〕須二十年報酬的主人公，恁時節纔稱心胸，只怕我遲疾⑤死後一場空。〔程嬰云〕老宰輔，你精神還強健哩。〔正末唱〕我精神比往日難同，閃下這小孩童怎見功！你急切裏老不的形容，正好替趙家出力做先鋒。〔帶云〕程嬰，你只依着我便了。〔唱〕我委實的捱不徹暮鼓晨鐘。

〔程嬰云〕老宰輔，你好好在家，我程嬰不識進退，平白地將着這愁布袋連累你老宰輔，以此放心不下。〔正末云〕程嬰，你說那裏話，我是七十歲的人，死是常事，也不爭這早晚。〔唱〕

〔菩薩梁州〕向這傀儡棚⑥中鼓笛搬弄，只當做場短夢，猛回頭早老盡英

雄。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爲非爲勇。〔程嬰云〕老宰輔既應承了，休要失信。〔正末唱〕言而無信，言何用！〔程嬰云〕老宰輔，你若存的趙氏孤兒，當名標青史，萬古流芳。〔正末唱〕也不索^⑤把咱來廝陪奉，大丈夫何愁一命終，況兼我白髮鬢鬆！〔程嬰云〕老宰輔，還有一件，若是屠岸賈拏住老宰輔，你怎熬的這三推六問，少不得指攀我程嬰下來。俺父子兩個，死的分內，只可惜趙氏孤兒，終歸一死。可把你老宰輔乾累^⑥了也。〔正末云〕程嬰，你也說的是。我想那屠岸賈與趙駙馬啊，〔唱〕

〔三煞〕這兩家做下敵頭重，但要訪的孤兒有影蹤，必然把太平莊上兵圍擁，鐵桶般密不通風。〔云〕那屠岸賈拏住了我，高聲喝道，「老匹夫，豈不見三日前出下榜文，偏是你藏下趙氏孤兒，與俺作對，請波請波。」〔唱〕則說老匹夫請先入甕，^⑦也須知榜揭處天都動。偏你這罷職歸田一老農，公然敢別蝎撩蜂。^⑧

〔二煞〕他把繃扒吊拷般般用，情節根由細細窮。那其間枯皮朽骨難禁痛，

少不得從實攀供，可知道你個程嬰怕恐。〔帶云〕程嬰，你放心者。〔唱〕我從來一諾似千金重，便將我送上刀山與劍峯，斷不做有始無終。

〔云〕程嬰，你則放心前去，擡舉的這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讐雪恨。老夫一死，何足道哉！〔唱〕

〔煞尾〕憑着趙家枝葉千年永，晉國山河百二雄，顯耀英材統軍衆，威壓諸邦盡伏拱。徧拜公卿訴苦衷，禍難當初起下宮。可憐三百口親丁飲劍鋒，剛留得孤苦伶仃一小童。巴到今朝襲父封，提起冤讐淚如湧，要請甚旗牌下九重。〔早拏出姦臣帥府中，斷首分骸祭祖宗，九族全誅不寬縱。恁時節，纔不負你冒死存孤報主公，便是我也甘心兒葬近要離路傍冢。〕〔下〕

〔程嬰云〕事勢急了，我依舊將這孤兒抱的我家去，將我的孩兒送到太平莊上來。〔詩云〕甘將自己親生子，偷換他家趙氏孤。這本程嬰義分應該得，只可惜遺累公孫老大夫。〔下〕

注釋與說明

○此劇正名趙氏孤兒大報讎。其本事根據史記趙世家，惟略有出入。晉

景公（成公子）時，趙盾卒，子朔嗣爲正卿，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屠岸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而爲司寇。將作難，謀於諸將。韓厥諫不聽，乃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紀趙嗣，朔死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命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胡妻——成公姊

——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襦，匿山中，而令程嬰出首諸將，諸將遂搜杵臼與僞孤並殺之。程嬰卒與真孤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

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程嬰竟自殺以報杵臼。武爲服齊衰三年，春秋祀之。

①元劇以同一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唯紀君祥此劇則有五折，又有楔子，是爲元劇變例。此第二折，單述公孫杵臼與程嬰計議存嬰一段。

②趙朔妻爲成公姊，故稱公主。

③科，紀劇中動作，與「介」同，見前第二十二課註五。

④此處與下「詐傳靈公的命」，都和史記不合。

⑤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後遂以釣鼈喻豪舉。

⑥古時處決罪犯，必於熱鬧街市，所以儆衆。

⑦趙德麟侯鯖錄：「杞人楊朴被召，其妻作詩送之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⑧鷓，黃色鳳，行有序。鷓鴣猶言鷓行，喻朝官之行列。豹尾，軍車名，軍正所乘。（見宋史輿服志）

⑨家語：「累榻而坐，列鼎而食，」謂尊貴也。

⑩宋元時稱貴顯子弟爲舍人，此指趙氏孤兒。

⑪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堯舜時之凶人，舜流放之。

⑫駙馬，指趙朔。

⑬三般朝典，謂大臣有罪，賜帛，賜劍，賜藥，令其自盡。

⑭唐李泌爲肅宗賓

客，參與國事而不受職，嘗與帝同遊，人望見之曰：「衣黃者天子也，衣白者宰相也。」此言孤兒必不能起爲宰相。⊕則同只。黑頭蟲，卽磕頭蟲。俗稱好睡者爲磕頭蟲。此言孤兒熟睡未醒，不知父母之仇。

⊕遲疾猶言遲早。

⊕傀儡棚，謂傀儡戲之檯棚，喻人世。

⊕也不索，猶也不須。

⊕乾累，猶言白累。

⊕通鑑：「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可

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具備，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

興惶恐伏罪。」

⊕蜂蝎有毒，此言故意撩撥以致自傷。

⊕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

蘇林註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百萬人也。

⊕九重人君所居，旗牌傳令所用。

⊕要離，春秋時刺客。吳公子光使之刺王僚子慶忌。要離詐負罪出奔，使吳戮其妻子，而見慶忌於衛。旋

至吳地，刺慶忌中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離至江陵，伏劍以報，葬蘇州閭門內。又後漢書梁鴻

傳：「梁鴻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

⊕紀君祥，元大都人，著有趙氏孤兒、驢皮記等五雜

劇。一云紀天祥。元曲選明臧晉叔撰。元曲存者，當以此書爲淵藪。

將這篇和前牧羊記望鄉比較，又可看出風格的不同。元曲多用俗語俗詞，頗多樸野的風味，明曲

辭句圓潤得多，顯然露出洗鍊的痕跡。此等處的分辨，也屬研究風格的所不可不知。至於元曲本身的文章，可看下課的解說。

文法與修辭 連詞也有種種小分別。如：

他與趙盾是一殿之臣，最相交厚。

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晉國小兒之命。

所連的詞語是等價平列的，這種連詞就叫做平列連詞。而兩例又略有不同，一係合說，一係分說。

三〇 元劇之文章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二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理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

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

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元祥之趙氏孤兒，劇中

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其主人翁之意志。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實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春雲暮。尙兀自腳趂趂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

又如寶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寶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覯矣。

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①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暝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腌臢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啊，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啊，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啊，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過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②中拜月，琵琶③差能近之。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搨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

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入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

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皆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不土坑上迷氍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鞦韆鞍撒了鎖鞦。厮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摔風，淋淋淥淥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簌簌濕濕淥淥疎林人物，卻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

所賴於此者，實不少也。

——節自王國維 宋元戲曲史 ⑤

注釋與說明 ①關漢卿，元大都人，號已齋叟，金末解元，嘗續王實甫之西廂記，又著救風塵等雜

劇六十種。②焦理堂，名循，清江蘇甘泉人，乾隆時經學家，所著經說諸書凡二十餘種。③漢宮秋，馬

致遠作。演昭君遠嫁匈奴事。④梧桐雨，白樸作。⑤西蜀夢，關漢卿作。⑥火燒介子推，狄君厚作。

⑦張千替殺妻，無名氏作。⑧寶娥冤，關漢卿作。⑨武漢臣，元濟南人。⑩馬致遠，號東籬，元大都

人，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稱四大家。⑪鄭光祖，字德輝，元襄陵人。⑫曲因聲律體製等等不同，而有

南北曲之別。⑬拜月亭，即幽閨記，元施君美撰。琵琶記，元高則誠撰。⑭佛教徒稱佛教經論為內典。

⑮王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人，為中國戲曲研究之權威者，著有宋元戲曲史及曲錄等多種。一九二

八年自殺於北平。

文學的技巧原不限於那一方面。此文專論文章的技巧，文章就是文學的形式方面。

文法與修辭 本篇中有一段文字，是上遞下接的，即：

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這種上遞下接辭句，在修辭學裏叫做頂真辭。這種頂真辭，在歌曲裏常有人用，別的文辭中是少見的。

三 一 月起

劇中人

巡長

警察甲

警察乙

一個襤褸的人

布景 一個臨海城市的靠船碼頭旁邊。有幾根柱桿，幾條鐵鍊。一個大的圓木桶。

三個警察進來。月色。

（巡長的年紀比二個警察大一點，走過臺前面到右邊，望着下面的踏步。二個警察把一個漿糊桶放下來，攤開一捲告白。）

警察甲 我想這是一個貼告白的好地方。（他指着圓木桶。）

警察乙 最好問問他。（叫着巡長。）這是貼告白的好地方嗎？

（沒有回答。）

警察甲 我們貼一張告白在這桶上好嗎？

（沒有回答。）

巡長 這兒有一段踏步到水面上去，這個地方應該好好當心。若是他下去了，也許他的朋友有一個小船，在那兒等他；他們也許從外面派一個小船進來。

警察甲 這個木桶上貼一張告白好嗎？

巡長 也好；你們貼一張罷。

(他們貼上一張告白)

巡長 (唸着) 黑頭髮——黑眼睛，平臉，身長五尺五寸——根據這個，找不出什麼道理來。可惜在他逃出監獄以前，我沒有機會看他一面。人家都說他真了不得。他們全部組織的計劃，都是他定的。在愛爾蘭不曾有過第二人像他這樣越獄的。監牢的看守裏面，說不定有他的朋友。

警察甲 政府出一百鎊賞格捉他，真不算多。若是我們把他抓了，一定還有官升。巡長 我自己來當心這個地方。他走這條路來，是不足爲奇的，他也許順着那兒溜過來；(指着靠船碼頭)並且他的朋友，也許在那兒等他。(指着底下的踏步)若是他一旦走了，我們再也沒有機會找得着他。在那堆水草底下，也許他找着漁船。有家小的人，爲了賞格去動手，這危險真是值得。

警察乙 若是我們把他捉了，老百姓，連着我們的親眷，一定狗血噴頭的罵死我們。

巡長 但是我們在隊伍裏面有我們的責任。誰說不是整個的國家，要靠我們保障法律，維持秩序？如果不是我們，在下面的也許竄上來，在上面的也許打下去。好罷，趕緊，你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貼告白的。貼完以後，到這兒來找我。不要去得太久了。除了月亮沒有一點東西，這兒真是冷靜。

警察甲 可惜我們不能在這兒和你一道。政府應當多派一些警察到這城市裏來，在監獄裏，在問口供的時候都跟着他。好罷，望你守出好結果來。

（他們退出。）

巡長 （走來走去的兩三趟，並且望望告白。）一百鎊，還一定升官。一百鎊一定經得起一用。可惜有些安分守己的人還弄不到這一點，要來幹這玩兒。

（一個襪襖的人從左邊出來，想一溜過去。巡長斗然回過身來。）

巡長 你向那兒去？

襪襖人 老總，我是一個可憐唱曲子的人，我想向水手們唱幾個，（掣出一捲曲

本)賣一點錢。

(他向前走)

巡長 停住!我不說叫你停住嗎?你上前去不了。

襍禮人 做窮人真難,全世界都反對窮人!

巡長 你是誰?

襍禮人 若是我告訴你,你真學乖了,但我不在乎,我是華爾須,賣唱的人。

巡長 華爾須,我不知道這名字。

襍禮人 啊,一定,在英泥司地方人人知道。巡長,你到過英泥司嗎?

巡長 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襍禮人 因爲這兒審案子,我想來賺幾個大。⊖我和審判官同一趟火車來的。

巡長 好,若是你來得遠,你去得一定更遠,因爲你走這兒過去。

襍禮人 我去罷,我去罷;我祇是到我方才要去的地方去。

(走向踏步)

巡長 從踏步方面回來；今晚沒有人可以到下面去。

襪襪人 我祇要坐在頂高的踏步上面，看看有沒有水手要問我買一個唱，讓我混一餐晚飯，他們回船總是很晚的，在哥克地方，我常看見他們坐了手車，回碼頭去。

巡長 走開，今晚我一個人也不讓在碼頭上閑逛。

襪襪人 好，我去，窮人過活真是困難，說不定你也喜歡挑一個，巡長。這一頁好。
(翻過一頁) 這個叫「滿足和煙斗」——這沒有多大意思，這個叫「警察和

山羊」——你也許喜歡。「蔣赫德」——這是一個很可愛的曲子。

巡長 走開。

襪襪人 啊，等你聽了再走。(唱着)

「靠近螺絲鎖上，

住着一個有錢農夫的嬌娃；

她吊上了一個蘇格蘭的兵士，

蔣赫的名字就成了她的冤家。①

她的母親對女兒說道，

『你不要嫁給這蘇格蘭的大兵；

他身披一件方格子的衣服，

真要氣瘋你的母親，』

巡長 不要響。

（禮禮人把曲本子捲起，躲躲閃閃的走向踏步。）

巡長 你上那兒去？

禮禮人 你叫我去，我現在就去。

巡長 不要裝傻。我沒有叫你走那兒去；我叫你回到鎮上去。

襍禮人 你叫我去，我現在就去。

巡長 不要裝傻。我沒有叫你走那兒去；我叫你回到鎮上去。

襍禮人 到鎮上去，是不是？

巡長 （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過自己前面。）這兒，我指路給你看。滾開去。你在這兒逗留幹麼？

襍禮人 （正注目的看着告白，並且用手指着。）我想我知道了你在此地等什麼，巡長。

巡長 管你什麼事。

襍禮人 我認識你等着的人——我認識他很熟——我去了。

（他躲躲閃閃的向前。）

巡長 你認識他，回來回來。他是怎麼一個人？

襍禮人 回來，是不是，巡長？你要害死我嗎？

巡長 爲什麼你說這話？

檻樓人 不管他，我是去了。就是賞格再高十倍，我也不和你這樣的幹。（向臺的左邊走。）再高十倍也不幹。

巡長 （追着他）回來，這兒，回來。（把他拖回來。）他是怎麼的模樣？你看見過他沒有。

檻樓人 在我的家鄉克拉區裏，我看見過他。我告訴你，你一定不喜歡望着他的。同他在一塊兒你都會害怕。沒有一件武器他不知道用的；講到他的氣力，他的筋肉和這板子一樣結實。（敲着木桶。）

巡長 他有這樣利害？

檻樓人 正是的。

巡長 你真是這樣說嗎？

檻樓人 我那地方有一個可憐的人——從巴納汗來的一個巡長——被他用

一大塊石頭結果了。

巡長 我不會聽見說過。

檻樓人 你聽不見的，巡長。不是件件發生的事，報紙上都登出來的。還有一個便衣巡警……他在林立克地方……那時候正當他們攻擊基馬克警察防區以後……月亮晚上……正像現在……水邊上……誰也說不定發生什麼事情。巡長 真的嗎？在這種區域裏，真是可怕。

檻樓人 真是的，一點不差！也許你站在這兒，望着那兒，心裏想你看見他從碼頭的那邊來（指着）；但是他也許從那邊來了（指着）；不等你知道他在那兒，他已經對付過你了。

巡長 要當住這樣一個人，他們應當把全隊的警察開來。

檻樓人 若是你要我同你在一道，我可以替你看住這面。那我就坐在這木桶上了。

巡長 你還認識這個人，是不是？

檻樓人 在一哩路以外我都認得出，巡長。

巡長 並且你還不分我得來的賞格，是不是？

檻樓人 像我這樣的窮人，祇配在路上走走，鬧市裏唱唱，那還夠得上和人家一

道兒分獎？但是你這會要我在這兒。我卻是到鎮上去平安一點兒。

巡長 得了，你在這兒罷。

檻樓人 （爬上木桶坐着。）好罷，巡長。我想，像你那樣的走上走下，巡長，祇怕是疲倦了。

巡長 就是疲倦，我也弄慣了的。

檻樓人 恐怕今晚你還有辛苦的工作。可以休息的時候休息一會兒。這木桶上還有許多地方。你坐得高一點，還可以看得遠一點。

巡長 也許對的（爬上木桶，坐在那個人旁邊，向右望着。他們是背靠背坐着的，

各望一面。我覺得你說的話有點奇怪。

檻樓人 給我一根洋火，巡長。（他給他，於是點着煙斗裏一筒煙。）你抽一筒嗎？抽煙可以使你安定一些。現在等我替你刮一根洋火，但是你用不着轉過身來，你死也不要將眼睛離開碼頭。

巡長 不怕，我不會的。（點着煙斗。他們二個人都抽着。）在隊伍裏面，真是苦，夜了還在外面冒種種的危險，誰來多謝你，得不了什麼好處，還挨老百姓的罵。命令是只有服從，不由你選擇的。叫你去冒危險的時候，他們還問你有家小沒有。檻樓人（唱着）——

「我走過千山萬嶺，

望見更有重巒疊嶂，

和酢漿草[⊖]鋪滿的平原；

那時候我停一會兒，

看自然含笑的對着磐石和流川。

從高腴的山谷底下，

我眼睛釘着那美人兒的顏容；

她唱着一個歌兒，

訴着可憐老葛蘭紐的沈寃。」

巡長 不要唱了；這不是唱歌的時候。

檻樓人 唉，巡長，我祇是唱來壯壯膽。我想起那個人來，我的心就向下墜。想起我們兩個人坐在這兒，他從碼頭旁邊爬過來，撲着我們。

巡長 你認真在望着嗎？

檻樓人 是的；並且我還不要報酬。我是不是一個傻子？不過我看見一個人有困難的時候，我忍不住的要幫他過去。這是怎麼回事？什麼東西打我一下？

（擦擦他的心口。）

巡長（拍拍他的肩膀。）到天堂裏就會有你的報酬。

檻樓人 這我知道，這我知道，巡長，但是命是抵錢的。

巡長 好，若是唱起來可以給你勇氣，你就唱罷。

檻樓人（唱着）——

「她的頭兒光着，

她的手腳繞住了鐵鍊；

她哀痛的音節和淒切的哭聲，

混雜在晚風前。

「我是老葛蘭紐，」

她的歌調裏正含着哀豔。

使君王也來吻着，

她的嘴唇兒是這般甜……」

巡長 錯了……「她穿的旗袍兒遇着血花濺。」這纔對——你掉了這句。

巡長 你對的，巡長，正是這樣。我漏掉了。（補唱這句。）祇是，想想看，像你這樣的人，也知道這樣的曲子。

巡長 世界上有多少東西，是一個人也許知道，但是不見得是他自己想知道的。

巡長 我敢說，巡長，當你小的時候，你難道不會常常坐在牆頭上像你現在坐在木桶上一樣，同一羣孩子在一道，唱着「葛蘭紐」這曲子嗎？

巡長 那時候我正這樣幹過。

巡長 也還唱過「散冰雹」麼？

巡長 那時候我也唱。

巡長 也還唱過「綠上鳥尖」麼？

巡長 多少曲子裏面，也有這一個。

巡長 也許你今晚手拏的那個人，當他小的時候，常時和你坐在牆頭上，一道

兒唱過這些曲子……這世界真是奇怪……

巡長 噓，我想什麼來了……原來是一隻狗。

檻樓人 難道這世界還不奇怪？也許這羣時常同你一道唱的孩子裏面，有一個就是你，今天或明天掣住了送進監獄去的……

巡長 真是會有這樣的事。

檻樓人 也許有過一晚，你唱完以後，別的孩子告訴了你一些他們要為祖國謀自由的計劃，也許你就加入他們一道……也許現在遭難的就是你。

巡長 誰敢說一定？在那時候我的興會也是很濃的。

檻樓人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世界。當母親看見孩子在地板上學爬的時候，怎知道他一生一世，經過些什麼日子，到後來結果怎樣。

巡長 這想來奇怪，但這樣想法也是真的。等我想想看……若是不是我自己有見解，不是爲了我的老婆，我的家，不是那時候我就當了警察，也許現在打破監

獄出來，躲在黑地裏的就是我，那打破監獄躲在黑地裏的人，倒坐在我的木桶上。……也許我輕輕的爬過來，要逃過他這一關。也許他是維持法律，我倒是破壞法律的人。也許我要設法向他頭上打一鎗，或是和你說的一樣，像他那樣的丟一塊大石頭……不對，是我自己丟一塊大石頭過去……啊！（驚喘。停了一會。）什麼東西？（抓住那人的臂膊）

檻樓人（從木桶上跳下來，聽着，向水面上望去。）沒有什麼，巡長。

巡長 我以爲說不定是一個小船。我想也許有他的朋友，架了小船來這碼頭的附近。

檻樓人 巡長，我想你年輕的時候，你是幫老百姓的，不是幫法律的。

巡長 得了，若是那時候我有這樣傻，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

檻樓人 也許，巡長，不管你穿了制服，掛了皮帶，有時候你還想到和「葛蘭紐」一道兒幹。

巡長 我心裏的想頭，管你什麼事。

樁樓人 也許，巡長，你將來還要回轉頭來替祖國盡力。

巡長 (跳下木桶。) 不要對我說這樣的話。我有我的責任，我是知道的。(四周

願望。) 那兒有一個船；我聽見槳響。

(走下踏步，向下望。)

樁樓人 (唱着)——

「呵，告訴我吧，沈阿黎，

我們聚會在何地；

就是河邊的老地方，

瞞不過我和你！」

巡長 不許唱！我不許你唱！

樁樓人 (唱得更響。)——

「還有一句話，

暗號不能假；

快把那前進的胡哨兒打；

槳兒放上肩，

正當這新起的月亮下。」

巡長 若是你不停止，我就把你抓起來。

（岸下一陣口打的胡哨和着他調子。）

巡長 這正是暗號。（站在檻樓人和踏步的中間。）你走這條路下去不了……

退遠一點兒……你是誰？你不是賣唱的。

檻樓人 你用不着問我是誰；這告白會告訴你。

（指着貼的告白。）

巡長 你真是我要找的人。

檻樓人（掣去他的帽子和假髮。巡長抓住他。）我正是。我的頭值一百鎊。我的朋友在下面船上等着，他知道一個安全地方，要送我去。

巡長（凝視着那帽子和假髮。）真是一件慘事，一件慘事。你騙我，你騙得我真好。

檻樓人 這正是葛蘭紐的朋友。我的頭抵一百鎊。

巡長 真是一件慘事，一件慘事！

檻樓人 還是你放我走，還是一定要我來逼你放我走？

巡長 我在隊伍裏有我的職務。我不能讓你走。

檻樓人 我先以為可以說動你。（掣手插進懷裏。）這是怎麼回事。（外面有警察甲的聲音。）這兒，這就是我們扔下他的地方。

巡長 這是我的弟兄們來了。

檻樓人 你不要賣我，……賣葛蘭紐的朋友。

（溜到木桶後面去。）

警察乙 這是最後的一張告白。

警察甲 （他們同道進來。）若是他逃了，不會不知道的。

（巡長把帽子和假髮放在自己背後。）

警察乙 沒有人向路上來？

巡長 （遲疑了一會。）沒有。

警察乙 一個都沒有？

巡長 一個沒有。

警察乙 我們沒有奉到命令回到派出所去；我們還是和你在一道罷。

巡長 我用不着你們。這兒沒有你們幹的事。

警察乙 你教我們回到這兒來，陪你看守的。

巡長 我不會長是一個人在這兒的。若是有人從路上來，你們總是談天，怎麼辦？

最好是讓這兒靜一點。

警察乙 好罷，我們且把燈籠留在這兒給你用。（遞燈籠給他。）

巡長 我用不着。你們帶去吧。

警察乙 你說不定要用着。天上黑雲起來了，你晚上還有黑的時候。我把牠丟在木桶上吧。（走向木桶。）

巡長 我教你帶去就帶去，不要多說廢話。

警察乙 好吧，我先想你。有燈要適意一點。我有燈在手上，可以向什麼黑暗的角頭照的時候，（照着。）常是想，這好比在家裏烤火一樣，一點兒乾柴，燒得一陣一陣的亮着。

（用燈四照，一會兒照着木桶，一會兒照着巡長。）

巡長 （怒起來了。）你們二個一道滾開去，帶了燈一道滾滾！

（他們退出了。檻樓人從木桶後面出來。他和巡長對立相望。）

巡長 你還等什麼？

檻樓人 等我的帽子，自然還有我的假髮。你不願意我傷風傷死的？

（巡長將帽子和假髮給他。）

檻樓人 （走向踏步。）好，再會，夥計，謝謝你。你今晚幹得不壞，我感激你。也許我將來可以幫你這樣一點忙，當着大的下來，小的上去的時候……當着在新出的月亮底下，你我換一個地位的時候。（擡着手不見了。）

巡長 （掉轉身來，背朝臺前，唸着告白。）一百鎊賞格！一百鎊！（轉身面向臺前。）
常想我自己是一個傻子，難道我真是這樣一個大傻子嗎？

（幕下）

——葛賴戈蕾夫人④作羅家倫譯（採自近代獨幕名劇選）

注釋與說明 ①北平方言，一個最小的錢幣叫做一個大。②俗曲中稱情人爲冤家。③酢漿

草爲愛爾蘭的國徽。

④葛賴戈蕾夫人 (Lady Augusta Gregory, 1859-)，愛爾蘭戲劇家，嘗創

愛爾蘭文學劇院 (The Irish Literary Theatre) 成爲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壁壘。她的作品，篇篇都是深刻精到，無懈可擊的。

近代戲劇和古劇的不同，或話劇和歌劇的不同，就在前者不但講究文章的技巧，以致如元劇那樣不顧「關目之拙劣」和「思想之卑陋」。我們在第四冊裏（二十五課）已經讀過一段戲劇名著的繙譯，但是那裏不過節了一段，只能作爲寫實方法的一個例，不能見出戲劇結構上的技巧。這裏選的一篇獨劇幕，是首尾完整的。我們於此，纔可看出近代戲劇技巧的全部。本劇譯者評論道：「月起一劇是寫愛爾蘭的革命運動。劇中的巡長，經過一度兩種心理——升官發財的引誘（不是，還有家庭生計的壓迫）和民族鄉里的同情——在胸中很苦痛的鬭爭。終將革命領袖放走，而自己懷疑到自己是否傻子，全劇處處緊張，無一個泛字，無一點不計算到戲劇的效果，真是精心獨到之作。」

文法與修辭 這篇裏的「冤家」是一個倒說的詞面，修辭學裏叫它做倒辭。普通凡是嫌忌怕說或情深難言的時候往往用這種倒辭來表達。例如我們把預防不太平的門叫做太平門，便是前者的例。再像這裏，把情人叫做冤家，便是後者的例。倒辭是倒反辭格的一種。

三三一 背影序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

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牠，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爲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

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①爲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②爲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③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几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

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

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她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那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

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注釋與說明

○作者自註：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

包括在內。

①姚[△]鼎[△]字姬傳，清桐城人，爲桐城派古文的代表，編有古文辭類纂，分文體爲十三類。

②

雜[△]俎[△]兒（同兒），俞平伯所作散文集。

③公安派，明代文派之名，其文以清新輕俊爲主，倡者爲袁宏

道及其弟中道。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有錦帆解脫，瀟碧堂，鉗花齋，廣陵，桃源，故篋等集。中道字小修。

④竟[△]陵[△]派，爲對公安派反動之一文派，其風格主幽深孤峭。倡者爲鍾惺及譚元春，皆湖北竟陵人。鍾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有隱秀集。譚字友夏，天啓乙卯舉人，有嶽歸堂集。

⑤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希臘之哲學家，所著詩學（Poetics），論各種文體之得失，爲西洋最古之文學批

評名著，中國有傅東華譯本。

這篇所論的小品散文，作者以爲「不能算作純藝術品」，這是因它不是「精心結撰」的緣故。但是「藝術」兩字不必就是精心結撰的同義語；小品散文在表現上如能做到「縝密，勁健，綺麗，洗鍊……」等等的風格，便已是藝術品了。這樣的藝術品，正唯因它沒有「種種規律」可以遵守，所以也許比「謹嚴」的「純文學」還要難做些。關於此，應該曉得「藝術」兩字的比較深微的意義，且

看下課的說明。

文法與修辭 像本篇裏的這一句：

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

用「但」字來把語氣轉了個方向的，又是一種連詞，文法上叫做轉折連詞。

三三三 藝術

藝術是人類精力的想像的表現，由感情及知覺之技術的具體化，在人身上引起一種無私的情緒，因而使「個人」和宇宙相融合。而最偉大的藝術，便是那能在一個被抵押的⊖完人身上引起最大的無私情緒的藝術。

無私的情緒！我當牠怎麼樣解呢？我的意思當然是：凡我觀物，而其物要在我身上引起一種積極的或有所驅使的動機，那便「不是」藝術；凡我觀物，雖為時僅一須臾，而其物便能移我對自己的關心而為對那物本身的關心，那便「是」

藝術。假如我在一個大理石雕成的浴盆面前若是我想：「我若買牠來時能做什麼用呢？」這便是取得的動機。或若想：「這是從何處石岩來的呢？」這便是研究的動機。或若又想：「我若在裏面洗浴時，我的頭應該放在那一面呢？」這便是研究和取得混雜的動機。總之，我在那頃刻之間，並不感覺那浴盆是一件藝術作品。但若我立在那浴盆面前，見其顏色及形狀而心靈顫動，即若那頃刻之間我心中不存一點實用的思念或動機，那末就算那浴盆在那頃刻之間已把我「自己」從我身上偷去，而把「牠自己」掉了進來；就算那浴盆因使我忘卻我自己的「個人」而把我與宇宙相融合。惟有在這樣的頃刻，且惟有當這種頃刻延續的期間，那浴盆纔算對於我是一件藝術作品。那末所謂「無私」這兩個字的意思，在我這個定義裏面，祇是當做一個人暫時忘卻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積極的要求了解的。

所以我想所謂藝術，便是那聽時、讀時、看時，但與人以一種無意識的顫動，而

不發生什麼積極動機的東西。而我要為最偉大的藝術下定義，也除假定有這麼一個被抵押的完人外別無他法。但我們將永遠不能看見這樣一個完人，或即見之也不認識——獨斷主義③是被擯斥的了，「學閥」④在一切議論裏面是死了，甚至比托爾斯泰那部名著什麼是藝術⑤出來之後的學閥更死的了。因為托爾斯泰既把舊的裁判者和學閥一概撲滅之後，便宣言最偉大的藝術就是那訴於最大多數的人類的藝術，因而把民衆招出來做一種新的裁判者或新學閥，其專制，褊狹，和他所已撲滅的那些舊裁判者和舊學閥正復無異。

我對於「什麼是藝術」這個問題所敢說的話，我想止於此了。但讓我先替我自己弄明白：究竟藝術所以能引起這種無意識的心靈顫動和這種無私的情緒，是什麼主要的品性使然的。這種品性曾經被名為「美」。殊不知這是一個極拙劣的字眼，是一種永遠的假定；這字用得太多，通行太廣，意義太曖昧了；有時則太狹，有時則太寬——質言之，因為這個字眼用得太多「滑」了，所以我們並不曉得

牠怎麼解。而且這個字眼又非常危險，極容易誤引我們對於本是一件藝術而僅從牠的表面的藻飾上去揣摩。但是藝術的這種主要品性，又曾較微幸的被名爲「韻調。」而所謂「韻調，」無非就是部份與部份及部份與全體間的那種神祕的調和，便是能與作品以所謂「生命」的那種調和；又便是一種精密的比例，此中神祕，可由一種事實見之，即生物的一部份若與其全體失其應有的關係則失其生氣是也。我也承認這種部份對部份及部份對全體的有韻調的關係——一言以蔽之，便是「生機，」——確是藝術作品所不能離的一種品性。因爲凡人感覺其具有這種有韻調有生機的東西，必不能使人見之而神往。

我既想到這層，便舉目看那燕子，而停止我的思緒；因爲我看燕子那種敏捷而穩當的跳躍，那種膽大、亨勻、驚駭的神氣，我覺得牠可以象徵藝術的那種美妙的亨勻和運動，因爲同是一件藝術品，決不會在兩個人的心目中完全一樣的；世界萬物之中，決沒有兩件東西是完全相同的。

是啊——我想——而且這種藝術是全世界中真正有融合作用而能打破人與人間的障隔的唯一的人類能力。這是起於一個人和別個人中間的一種繼續而無意識的替換作用——無論那替換的時間怎樣的暫；這又是人類生活的真正的黏膠；這是一種長存的爽人作用和更新作用。因為我們的生活所以覺得煩惱，覺得抑鬱，覺得醜惡，就因為我們是關在我們自己裏面的，所以我們覺得一種「癢」，要想出來。如果我們被藝術將我們從我們身上偷了出去，那末我們的那種癢就得着暫時的舒服，也就算我們得着一刻兒不可名言的——而且彷彿是祕密的——釋放了。凡是活動的娛樂和消遣，都祇能使我們一部份的官能休息，而又須靠着其他一部份官能的放縱；至於整個的「我」，那非到對於「自我」全無意識的時候不能休息，而對於「自我」全無意識的狀態，就是由聚精會神於自然界或藝術來的。

我至此，又突然記起有一部份人相信藝術並不在造成對於「自我」的全

無意識，卻是造成極活潑的自我實現。

哦！但是——我想——這不是藝術之最初的且立見的效果；這種新的推動力，乃是因人的自我和作品的自我那種暫時替換作用而生的後效；這一定是那種使人擴大，使人釋放，使人休息的瞬間的「結果」。

是的，藝術是偉大的普通的精神休養，因為藝術決不是專斷的；牠自己並無信條——你採納牠也罷，擯棄牠也罷，牠對於那種用不着牠的人，決不魯莽地硬把自己送上。牠對於無論那種脾氣，那種觀察點，一概都尊重。但對於執拗的——當牠的勢力忽來忽去之間，簡直是跟風一樣；牠是一種捉拿不住的逃客，只在一種無定的可愛的頃刻來光顧我們的心；因為我們往往立在最偉大的藝術作品面前，卻不能十分喪失我們自己！有時那種令人安逸的忘我的心境來了，我們也決不十分覺得牠——一會兒便又去了！但當牠來時，牠便是一種精靈，扇着令人涼爽的翅膀，來賜福給我們，而這福的大小卻很不一，要看我們自己的能力為轉

移；這是一種不死的精靈，且和人生一樣的變化無定。

——高爾斯華綏⑤作傅東華譯（採自近世文學批評）

注釋與說明

①被^{△△△}抵^{△△△}押^{△△△}的就是暫時失卻自我的意思，尋常所謂「神往」和這意思有點相像。

②獨^{△△△}斷^{△△△}主^{△△△}義^{△△△}是說那種心存成見而不能真正賞識藝術的人。③學^{△△△}閥^{△△△}是說那種以為只有自己能

鑒賞藝術的少數。作者於此，意指上面兩種人未必真能鑒賞藝術，而從前的鑒賞藝術，卻都在這兩種人手裏。④托爾斯泰的什麼是藝術（即藝術論，中國有耿濟之譯本）主張藝術的標準以最大多

數人能鑒賞的為最好。⑤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英國現代著名的戲劇家及小說家。本

篇由他的和平之旅舍（The Inn of Tranquility）節出。

這篇文章說明什麼是藝術，它的本身也就有藝術的趣味。上課所說的小品散文，其實就是有藝術趣味的散文。散文中說明和議論兩種體裁，最不容易做到藝術的趣味；但看這篇的例，可見雖是說明文也未嘗不能藝術化。以下所選的，就是各種體裁的藝術化的散文，我們讀的時候，應該完全換了一副態度，即不用分析和研究的態度，而用鑒賞藝術的態度——所謂鑒賞藝術的態度，就是要去捉

住那個「捉拿不住的逃客」而使你自己的心靈「顫動」一下。

文法與修辭 轉折連詞因其轉折氣勢的輕重，還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轉得重的，可以稱爲重轉連詞，像上課舉的一個便是。還有一種是轉得輕的，可以稱爲輕折連詞。像下列幾個便是：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見下三十五課）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這是怎樣的寂寞呵。

三四 陶庵夢憶自序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駢賊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晚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

顧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粳，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日，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㊸車旋蠹穴，^㊹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卽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㊺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㊻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㊼方赴鹿鳴宴，^㊽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歎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搨二王，^㊾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㊿劫火^㊽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張岱（採自陶庵夢憶）

注釋與說明

○據邵廷采明遺民傳，作者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六朝王謝世爲望

族。○唐沈既濟枕中記言：道士呂翁行邯鄲道中，息旅舍，見旅中少年盧生，倅僚歎息，乃探囊枕授之。

生夢歷官至相，封燕國公，子孫十餘人，姻媾皆天下望族。後年漸衰邁，上表乞骸骨，不許。旋病終。生欠伸

而悟，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尙未熟。」明湯顯祖本此作邯鄲記傳奇。○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

敘淳于棼夢入一國爲駙馬，歷盡富貴。醒後見舍南有一槐樹，中有大蟻穴，積土爲城郭殿臺之狀，歷歷

如夢中所見。明湯顯祖亦據此作南柯記傳奇。○志林，宋蘇軾撰，凡五卷。○宋釋惠宏冷齋夜話：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何姓。』又問曰：『何國人？』答曰：『何

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傳書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科舉

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取中者曰舉人，是爲鄉試中式，卽取中合式之謂。○科舉時，鄉試揭曉

之次日，宴主考、同考、執事各官及鄉貢士，曰鹿鳴宴。唐時宴鄉貢，歌鹿鳴之章，故有此稱。○晉王羲之

獻之父子工書，書家稱二王。○舍利，謂佛骨也，翻譯名義集：「佛舍利，椎擊不破。」○佛家言世界

末日爲火燒盡，謂之劫火。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夢憶原刻入金忠淳之研雲甲編，樸社有重刊本。

周作人說：「中國古文裏的序……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種。」美文就是小品文，這篇是一個例。這樣的作品，沒有布局和結構，所以不容分析；我們只能整個去領略它的情趣。

文法與修辭

試指這一篇裏的轉折連詞，并譯成白話。

以前曾經說過，書信體往往有語文夾雜的現象，現在我們可以知道，語文夾雜的現象並不是書信體獨有的。像這一篇裏也便有好些夾有白話的句子。如：

……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又如：

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但意在表示率真，不拘繩墨，仍與書信體一樣。

三五 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

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

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爲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

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爲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爲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爲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

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

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字，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寞寂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

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敍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他，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徼幸的事，但徼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注釋與說明

做書的動機不同，所表現的情趣也自然不一。前篇的作者有過「國破家亡」的經驗，只因「名心難化」，所以「猶事雕蟲」。這篇的作者則因「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不免吶喊」。結果，前篇是滿紙的淒涼，這篇則本身是一種吶喊了。又，這篇比前篇自己分析的成分較多，抒情的成分較少；因而其爲「小品」的程度不如前篇。但是這樣的文章，終究還屬小品，因爲它既不是有首尾有結構的自傳或小說，又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論文，而且有一種亦「勇猛」亦「悲哀」的風趣貫徹到底。

文法與修辭 像這課裏的：

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
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

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

這些連絡依事勢或時序蟬聯而下的辭句的連詞，又是一種，文法上叫做承接連詞。

三六 陶庵夢憶二則

虎邱 ① 中秋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② 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
崽子③ 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閒，僮僕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
澗劍池，中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
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十百處，大吹大擂，十番饒鉦，漁陽摻搗，動地翻天，雷轟鼎沸，
呼叫不聞。更定，鼓饒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
④ 蹲踏和鑼絲竹肉聲。⑤ 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
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鑿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絃，洞
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闐，不雜蚊
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席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

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嗶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鷺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擊燎，列俟岸上，

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覓如嚙，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輿盡，官府席散，阜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頰面，^⑤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張岱

注釋與說明

①虎邱[△]，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相傳梁時高僧生公說法於此。②流寓[△]，謂異

鄉人寓居者。③愬[△]（音宰）子[△]，即鸞童。④大曲[△]，是合舞並唱之連套曲，南北朝已有此名，至宋而盛。

⑤肉[△]，謂喉頭唱出之聲。⑥類[△]，同韻，音悔，洗而也。

這兩則筆記情趣相同；這是因爲同一作者在類似的情境之下所得的印象和所引起的感情也

必類似之故。由此可見小品文有一個特色，就在它最能表現作者的人格。

文法與修辭 承接連詞也有並非連絡蟬聯而下的辭句，卻是連絡連類說及的辭句的，如：

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

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惜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

這與此外的「說到」等等屬於同一類，有人稱它爲類及連詞。實際是承接連詞的一種。

三七 我所知道的康橋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繫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柳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澄清，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

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輒。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摸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鬚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拏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

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清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

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咀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⑤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

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的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閑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

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

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④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

怕人偷的，就爲人人都自己有車，没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轉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⑤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一望」⑥都爲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⑦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⑧的荒誕，但晚

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圖畫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着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採自徐志摩的翡翠冷的一夜

注釋與說明

①康橋 (Cambridge) 或譯劍橋，距英京倫敦東北約六十哩，爲劍橋大學所在地。

有河曰康河，四時風景絕佳。②薄皮丹，英名 Canoë，或譯獨木舟，是一種最原始的輕舟。③撐篙船，

英名 punt，是一種長狹方頭之小船，尋常在淺水以篙撐之。④北方人叫留聲機器爲話匣子。⑤

洞府是神仙所住的地方。⑥克羅克斯，原名 Crocus，就是蕃紅花。⑦僧人投宿於寺院叫做掛單。

⑧望，即望子，就是酒家所懸的青帘，這裏是指市招。⑨啤是 Beer 的音譯就是麥酒。⑩山海經大

荒北經：「大荒之中……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

小品文所以又稱美文，是因它以美爲本質，文學的美有兩個來源，一是詞藻的美，一是內容的美。

作品所表現的東西若本美的，使讀者憑文字的媒介而想像中直接看見那件美的東西，這就構成內容的美。例如這篇寫的是自然美，讀時猶如身入其境，便不待詞藻的幫助而構成美趣了。但是內容美的存在全靠作者的賞鑑力，而賞鑑力也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故這類的小品仍舊不失爲作者人格的表現。

文法與修辭 這課裏有幾個表示多中取一的連詞，如：

在初夏陽光漸熾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啾啾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

這叫做選擇連詞。

三八 蘿菴遊賞小志

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客錢塘，偕同輩兩人，步出錢塘門，游西湖，小憩斷橋。碧天劣晴，韶晝初永，靜水如語，薄雲不峯，寺呈林隙，塔表煙際，四山圍暝，潮音在松，六橋截陰，湖光亂柳。隨步屨堤上，涼綠畫人，殘紅過屐。至平湖秋月亭品茗，俯欄而語。水吐魚沫，檻生霧淞，仰面視天，急雨已注。遂促步至聖因寺，雇舟，僅留小舫兩三，皆以迫暮不肯行。乃冒雨而歸。湖氣貫白，巖霏劃青，村瀑盡飛，浦絮忽裹。菰蒲萬葉，齊鳴

樹間。樓閣千層，半入雲裏。酒幔作波，梵鐘接暮。予笑謂友曰：「此所謂晴湖不如雨湖也。」林激納帆，百十如鷺，瓜艇持繖，三兩若鷗。俄頃雨霽，整裳入城。

四月初一日夜，家慈與孫氏從姊，禮佛諸山菴寺。予與從弟楷，別舟從行。次晨抵西陵，旭日未出也。重霧不曉，淺河欲潮，煙柳兩行，接纜皆白，霧嵐萬疊，點天失青。早食後，將游湘湖，以道不便而止。乃溯下江行。午後返經青化峯下，倚舷濯足，一路詠詩。亂山突青，曲水拗綠。橋銷仄港，時通落花，塔逐過颿，若挾高樹。危岸陡勒，輒作峯勢；長林隨轉，忽見村影。老柳支屋，漁舟在門，鳴機韻花，春杵隔竹。俄而夕陽揖客，涼波罨天，已過夏瀝橋，鐘村諸處。抵荏塘泊舟。家慈將以詰朝登越王峰，此爲水步也。拭腳整襟，登岸遊矚。溪狹環墅，峯凹受江，晚磬忽流，軟柳將夢，花氣十丈，釀爲冥煙，樓陰百尋，繫以孤樹，裴徊久之而返。

十二日，午臥大酣，逾時起，因至門首閒眺。時積雨嫩晴，萬綠怒出。覺山水村郭，一片大地，俱不足供其發洩，因悟人生到極得意時，方是可憐。

六月初七日，坐舟至魯墟大湖，忽雲合，風雨驟至，泊於涼網橋下。四望諸山，驅走煙霾間，變滅萬狀。碎訇所至，惟見萬綠飛舞，一白混茫而已。頃許解維，夕陽見西，羣沐齊出，溼雲失隊，斷雨孤飛。出青田湖，則雲腳所屬，石火隱隱，莫名其妙處矣。日崦嵫抵家。

丙辰二十六日，春晴初暖，偕羣從泛舟至窰湖。舟行煙浦，村橋杳深，近顧西覺鸚哥渚，山氣如花發，正春暄極麗時也。日午，泊舟鳳凰山側，一村菴前飲，微醉登岸，度石橋至隔湖，緣堤行百餘步，踞一小橋旁，修竹數叢，隱茅菴一椽。路狹而窄，往往逢人，溪童牧子，時側身過橋，以留予坐臥地。頽然自適，煖風撲水，夕陽接樹，青簾畫

舫，點綴鷗鷺，雜以簫鼓聲，雖或不合節奏，而悠揚波上，自覺人物舟楫，飄蕩有嬉春態耳。

丁巳仲春之末，居柯山，爲花事也。裙屐之出，蓋無定時。二十七日，韶晝未滿，遲日媚晴，偕瘦生至湖南山，微雨夜過，碧泥軟鮮，穿桃塢數重。上竹坡，得李花數十株，玉映綺房，星敷絳海，傅明比豔，韻絕當風。亭午，返步至第五橋看水，屏山萬疊，盡作波光，薺樹百重，助其色畫。傍晚至七星巖，穉樹作花，有中閨嬌女掠鬢弄光之態。晚色上竹，下連石陰，翠暝筠浮，愛不能釋。次日下午，薄陰多風，偕瘦生往蘿菴，取路至廟橋，吹帽落水，匆匆而返。二十九日，小雨留寒。午後略佳，復偕瘦生詣蘿菴。過橋雨作，疾趨湖南山，桃花在濯，晚晚益明。村尾巖腰，暈煙滴綺。將至菴，見隔溪數家，煙樹一曲，李更多，夕霏雨光，若爲遠近，隨叩菴扉，與退院老僧共坐蒲團，喫趙州茶，聽晚課而罷。

注釋與說明 羅菴僧寺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柯山上。此名「羅菴遊賞小志」所記實不限於柯

山之事。①李慈銘字悉伯，號尊客，清浙江會稽人，光緒中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所著有越縵堂經說，

湖塘林館駢體文，越縵堂日記，柯山漫錄等凡數百卷。

這篇是中國典型的小品文。它的方法是用詞藻的美來幫助內容的美。這種詞藻顯然由六朝駢文脫胎，但是並不堆砌典故。這是舊日小品文中最上的風格。這裏不過節錄數段，前後並不連貫，略示這種風格的一斑而已。

文法與修辭 文言中選擇連詞頗多，且常與別類詞同形，如不注意，容易誤解。現特舉數例於下：
若——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漢書高帝紀）

這「若」等於「或」。所以注云：「若，『或』也。」

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論語先進）

這「如」也等於「或」。所以注云：「如，『猶』或」也。

將——吾寧悃悃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嚅嚅斯，喔咻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屈原卜居，見本册第八課）

這「將」等於「還是」。

其——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韓愈祭十二郎文，見本册第五課）
這「其」也等於「還是」。

三九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①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腳步趑上夫子廟前

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闌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煙，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悽厲而

繁的絃索，顛岔而灑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日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面龐？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

淺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您且別講，您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擔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了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說？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惦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

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鬢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嚀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填的大鼓……絃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喳喳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填。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我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擔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的。至於他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厮並着倒還

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喫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喫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晦！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

因道「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卻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喫虧的故事卽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杌隉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馱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銅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嚇。」自此以後，槳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樁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卻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燄跳舞她的盛年，以錫灑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纔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

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利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卻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節自俞平伯的雜拌兒

注釋與說明

○秦淮河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今之首都，自六朝以來，向爲遊覽之勝地。

○原註：過大中橋就是青谿。

小品文的抒情成分多時，便具有散文詩的性質，猶之文言的小品詞藻濃時，便具有賦的性質一般。這裏是一篇帶有散文詩性質的描寫小品文，特別是四五兩段，竟至用起韻來了。這樣的用韻，似乎是不期然而然的；由此可以證明華茨斛斯所謂「情緒濃烈的文字自然會有聲律」那個原則。（參看第四課說明。）

文法與修辭 本課裏又有一些連詞，是表示推進一層的，如：

連鳴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

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漿，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又何況沈淪的伊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

……從楊柳枝的亂髮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

不但近了，且攏着了。

這些連詞，名叫推進連詞。

四〇 越縵堂日記之斷片

癸亥五月二十一日，丙寅。密雨終日，涼可衣棉。近日窮甚，又多病不能看書。愁霖積潦，小室晦黯。窗外古槐二株，連陰冪檐，並溼入戶。破牀兀兀，剝几昏昏。飢噉藜藿，日得兩器；渴飲惡菽，時復不給。生人之苦，當無逾斯。

二十二日，丁卯。晴。下午小雨，涼。閱湖海文傳，手錄汪容甫自序一篇……

二十三日，戊辰。子正三刻十分，小暑節。晴。鬢頭。午間出訪芝友，碩卿，俱不值。作片致伯寅，德甫，曉洲，惺齋。夜，舊疾復動。

二十四日，己巳，晴。德甫來。得曉湖片。潤齋來。曉湖來。連日喉痛，除遼參二兩。

二十五日，庚午，晴。得惺齋片。珊士來，爲刻印章一枚。文曰「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作稟家慈書，致仲弟書，致瘦生書，俱由予恬轉托錢勗舍人附去。晡後詣邑館弔琴巖，並晤越樵，仲京，景蓀，春暘，子蓴，葉封，暉庭，旋謁伯寅，並晤碩卿，久談而歸。是日徧借錢不得一文，正愁賻貲無所出，王福^①竟辦得六千，遂以二千賻琴巖，以四千補賻子蓴；此功可錄也。車直終欠之……

二十六日，辛未。終日大雨，甚涼。閱白香山文。

二十七日，壬申，終日濕陰。作片致子蓴，借錢六十緡。得其覆書，借我二十緡。無憊。閱王述菴^②勞歌集，杏花春雨集諸詩。夜五更，疾小發……

二十八日，癸酉。終日雨聲淒密，涼如秋中。比日患嗽，入夜尤甚。疾又動。

二十九日，晴涼。作書致伯寅。芝翁贈書扇一柄。得伯寅復。閱學海堂經義叢鈔。予生多病，尤不宜於夏。每暑小盛，輒形焦心瘵，不能讀書。比日作涼，雖風雨淒寂，而精神頓爽。稍理舊業，不復以病爲意。安得覓水竹一頃地，閉戶著書，終日無暑。喝

⊙苦乎！付四月五日宮門報抄⊕兩吊……

三十日，乙亥。上午晴，下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旋大雨。晚晴，夜又雷雨達旦。得濕軒片，言尙未行，卽復。比夜涼甚，須厚棉衾。今夜始易薄棉。

六月丙子朔，晴，梳頭。濕軒來。雅齋喪歸來告。予與雅齋爲高祖以下兄弟，而族誼甚疎。數年來孤客京都，流離病苦，家中又遭寇禍，絕不相關。雅齋尙有母施恭人，與家慈曾祖以下娣姒也，亦不一蒙存問。其第三子××者，輕薄無行，予尤惡之。又屢以言怒我，然其兄弟猶每以事來干，予終念親屬之誼，殊爲盡心。此事本不欲書，欲使後人知親族之不可恃，而勉思自立，且以見予比年孤苦之狀爲可歎也。是日稍熱，可單衣。

初七日，戊寅，晴，極熱。閱放翁家訓。余嘗愛其語意質實，又篇葉無多，欲手寫之。付梓，尙未能也。得署中司務廳知會，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滿漢各八員，須日日進署。生最畏暑，近日炎歊尤酷，支離病甚，又無一錢可名，乃正用此時持事來，殆非人力所致者也。夜疾大發。

初八日，己卯，晴，酷熱。晨入署，詣司務廳，託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櫛櫛出城，詣鐵廠，唁雅齋，並晤迪齋、小圃諸兄弟。午歸，付車錢四千。惺齋景蓀來，不值，惺齋借我錢十千。作片致方子望，託其轉致首領司，代辦此事。作書致伯寅，借錢數十緡爲入署車直。作書致星翁，乞畫「柯巖消暑圖」……晡後偶從芝翁談及署中事，大被嗤笑，蓋深以予求免差爲不然也。御前仗馬，被錦勒，繫黃韉，方蹀躞得志，聞山麋野猿呼囂聲，固無不色然駭者。然芝翁之於予，自非惡意，且謂我能讀書而不能作官，尤爲切中予病。夜疾又發……

——李慈銘

注釋與說明

①湖海文傳，清王昶撰。

②汪容甫，名中，清江都人，著有述學等書。

③王福，作者

之車夫。

④王述庵，王昶號。

⑤學海堂，

在廣東番禺縣，秀山上，清嘉慶時兩廣總督阮元所建。取拾

遺記何邵公「學海」之意，以經古學課士，得人甚盛，刻有學海堂經解八十餘種。

⑥暑暍，中暑之病

也。

⑦宮門抄，京中官報也，亦稱邸抄，即古之朝報。

⑧歎，音器，熱氣也。

周作人說：「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

個性。」（自己的園地。）就文章的性質論，日記也是小品文的一種。寫日記的人，不一定要把他的日記

留給別人看，特不過把自己經歷的事情記錄下來，以備遺忘，或把一時的感想記錄下來，以備日後的參證，所以如果作者的文學技巧是純熟的話，日記便可成爲一種具有自然風趣的文學。就如這裏採的斷片，便很鮮明的顯出一個窮書生的生活來，比作自傳尤爲有效。

文法與修辭

晡後偶從芝翁談及署中事，大被嚙笑，蓋深以予求免差爲不然也。

這個「蓋」字也是一種承接連詞，表原因——在本句裏是表明「大被嗤笑」的原因——用法等於白話文裏的「因爲」。

四一 登大雷^㊸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㊸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㊹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㊺之隔，西眺九派^㊻之分。窺地門^㊼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㊽者久矣。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

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

極視不見。

北則陂池④潛演⑤湖脈通連。葦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⑥智
吞愚，疆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

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
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⑦。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⑧，知其何故哉？

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⑨
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
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江漢者也。

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怒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猗洲，
南薄鷺爪，北極雷濺，削長埤⑩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
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滂⑪。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
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隴落⑫。仰視大火⑬，俯聽

波聲，愁魄傷息，心驚慄矣。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澆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女專自愼。夙夜愛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鮑照（採自鮑參軍集）

注釋與說明

①大雷，在今安徽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②嶽多也。馬融長笛賦：「山水嶽多也。」

③嶽至，宿水涯也。水經注：「江中有五洲相接，故其地以五洲爲名。當在今九江附近。」

④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故稱九派。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卽今九江。」

⑤河圖括地象：「武關山謂地門上與天齊。」此處泛指高山。

⑥崔子玉座右銘：「懸心而後動，懸度也。」

⑦陂池江旁小水。

④演水脈行地中。⑤水化之蟲，謂魚也。說文：「魚，水蟲也。」⑥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

⑦楚辭離騷：「怨修靈之浩蕩兮。」修，遠也。靈，神也。浩蕩，無思慮貌。⑧楚辭天

問：「若華何光？」注：「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

⑨埤補也。⑩涪沸溢貌。⑪礪岸，曲岸也。輻

即齋字，細切之意。

⑫大火，星名。⑬海鳴，大如常鳴，斑白文，亦謂文鴨。見金樓子。⑭水虎狀如三四

歲小兒，甲如鱗鯉，秋曝沙上，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見襄沔記。⑮豚首，海豕，豕頭，身長九尺。見臨海水

土記。

⑯象鼻，亦謂魚也，其鼻似象。⑰芒鬚，針尾，皆謂水蟲，鬚如芒尾如針也。⑱石蟹，生南海，年月

深久，水沫相着，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漂去。見本草。⑲燕箕，即缸魚，頭圓禿如燕，其身圓扁如簸箕，故

名。見興化縣志。

⑳禮記月令：「爵入大水爲蛤。」爵，同雀，古字通。㉑鼈，一名拆甲翁。㉒曲牙，亦指

水中魚類。㉓逆鱗，指龍也。又魚名，一名肉芝魚。㉔返舌，即百舌鳥，或又以爲蝦蟆，其舌本前着口側

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也。禮記月令：「反舌無聲。」㉕滂，大波也。㉖下弦，謂陰曆之每月二十三日

也。月光下缺其半，以對於上半月初八爲上弦而言，故謂之下弦。弦者，以月形如弓而得名。㉗鮑照，字

明遠，南北朝宋東海人，嘗爲臨海王參軍，有鮑參軍集十卷。其妹名令暉，亦有文名。

書信的文章，前面已經讀過很多。在第二冊二十八課，已見一篇小品文性質的書信。就是六朝人的書信，也已有本冊二十一課爲例了。這裏所以再選一篇，是因這是舊式書信體小品文的特別風格。後來的小品文往往把這種風格的文字和散文雜揉而成（例如李慈銘的遊記）。所以這樣的文字，可以當作中國舊式小品文的原料看。

文法與修辭 本篇中有許多「則」字，如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間，極視不見。

北則……

西則……

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怒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蘆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

這些「則」字，也是承接連詞，用以分畫彼此的不同。

四二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吾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愈（採自昌黎文集）

注釋與說明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見本冊十三課正文。

古文中的贈序一體，性質實與書翰無異，不過贈序的內容，只限於抒情與勸誡二者。其屬於抒情

性質的，往往就是一種散文詩，因而也就是舊式小品文的一體。唐鉞在他的國故新探裏（詩與詩體篇）說，「韓愈送董邵南序……雖然是散文體，比較他詩集中示子侄詩等，詩趣多過十倍。」所以然者，因為這類文字往往言盡而意不盡；尋常所謂「一唱三歎」於此可得其例。

文法與修辭 這裏有一個「夫」字，也是連詞。即：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單作提起發端之用，文法上稱它爲提起連詞。這種提起連詞，與舊小說裏的「卻說」有點相像。卻也不大相同。至於現在白話，已經完全不用。這是連詞裏面白話與文言最不相同的一點。

文言中除「夫」字外還有一個「蓋」字也常用作提起連詞，如：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漢書高帝紀）

這個「蓋」字與前第四十課所說的不同，應該辨別清楚。

四三 說鬚鬚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裏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層的鬚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脣的，下脣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鬚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逸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卻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

子，掛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鬍子向上翹起的。於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鬍子就是日本式的鬍子。」

誠然，他們的鬍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鬍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鬍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鬍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鬍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爲拖下的鬍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爲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

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鬍子爲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爲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爲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尙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於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噲，噲，對啦。」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翦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噲，噲，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翦下鬚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鬚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噯，噯……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於鬍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爲鬍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鬍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鬍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於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

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於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鬚鬚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呵，你的鬚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鬚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鬚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注釋與說明 ①李二曲名離，明末整屋人，字中孚，刻苦獨學，經史百家，無不通覽。清時徵召甚急，

稱廢疾長臥不起。晚年講學富平，學者日至。②意表即意外；意表之外，意義重複。③威廉皇帝

(Friedrich Wilhelm Victor albert, 1859-)，普魯士及德意志王，歐戰失敗去位。

含有諷刺意味的小品文，爲中國舊時文學所本無，而屬近代小品文中最重要之一體。

文法與修辭

出乎意表之外

是幾年前某人說的一句重複有語病的話，這裏明知其錯，卻故意拏它來用。這種用法，在修辭學裏叫做飛白。

這裏有些連詞，是拏它來做推拓之用，如：

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於就有洪水，就有地震。

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翦平了。

這種連詞，就叫做推拓連詞。

四四 晚間的來客

燈光落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個光明平正的圓圈。在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虛，沒有生氣，一切都於我很生疎，都爲我所忘卻。全世界聚集在這小小的空間裏，——每個墨水痕，刀痕，木質粗糙的處所，與我完全稔熟。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在我面前的這張紙，白到眩目，紙的四邊在綠布上面，很分明的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時間輕輕的緩緩的單調的過去；在這光的圈子裏一切都簡單，光明，與我投合，親密，稔熟，又朦朧的如夢。我沒有需要，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然而有人敲我的門了。一，二，三，……急迫而且雜亂的，接連起了三聲沈重不

安的敲聲。光的圈子的夢一般的幻樂便消滅了，正如影簾上的圖畫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裏，在城內的家裏了……人生奔向我來，正如街上的聲音從開着的窗戶亂闖進來似的。

門外面是誰呢？不一刻，他便要走進我的房裏，我將看見他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握他的手。我將用了我的視聽，我的身體與思想，和他接觸。阿，這都很簡單，但又怎樣的神祕，不可思議，幾乎嚇人麼！

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現象，無論怎樣微細，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不可磨滅的蹤跡。我的地板下的老鼠的靜悄悄的行動，死刑的執行，小孩的出產，秋天一片樹葉的響，大洋上的風雨，時表的響動，所愛的女人的擁抱，一個尋常的廣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的或無心的感到，都觸着我的腦，畫上不可辨的線與曲線。我的一生的每一刻，都留上一個無心的，卻是不可磨滅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對於生活的愛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記憶，我的想象，我的將來

的生活，或者還在我的子與孫的生活上。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結果，不知道他們到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根本的力量與隱藏的意義……

我不知道明天我將怎樣。……只有那淺薄自滿蠢笨的偽君子，或者那被選的預言者，憑着他們異常靈敏的精神，能夠知道——或者欺騙他自己和別人，相信他能夠知道。我不知道，這一時間或一分鐘間將要遇見的事。我像博徒一樣的生活着，運命永久的推轉着我的神異的輪子。

爲什麼賭博使人興奮呢？因爲我們若在桃子九點上放下一注錢，我們不能預知他將落在那裏：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因爲在我們的眼前，未來立刻變成過去，我們的希望與計畫變成失望或喜悅了；因爲紙牌的賭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緊縮，更密集，彷彿養氣瓶中的生活罷了；因爲賭牌的時候，我們心裏覺得在我們面前，走着一個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尋常的生活現象不能深切的感動我們，我們盲目的無關心地生

活在那些現象的中間。但每日每時，我們喫食，或趕去幽會，或簽押商業文件，或坐戲場上，或摸牌，或引一個新朋友到我家裏，或買或賣，或睡或醒——實在我們不斷的從人生每舉步間送上來的大瓶中拈出鬪來。總之賭牌的時候只有兩個機會：你不是贏，便是輸了；生活裏卻有幾萬機會，又用幾萬相乘，沒有一枝籤是空的。賭牌完了的時候，你立刻將錢付了；但在人生卻有無數支付的方法與不同的日期。有幾時他付得很吝嗇，像放債的人一樣，有時又像暴發戶的浪費；有時公然的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時又很祕密，像聖書裏的寡婦；有幾時付得鶻突急速，宛然手鎗一響，有時又緩緩的，如不可救藥的病……

這都是不可解，神祕，而且因為他簡單，所以愈加真正可怕。現在設想，假如有一個暴君，真的人間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的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要在他的國內舉行每年的人生的彩票。規定某日某時，兵隊便趕人民都到一個廣場上，中央放了一個大瓦瓶，滿盛着紙牌，詳細決定各人在

來年的生活。凡是人智所能計畫的一切事物，都寫在這些紙牌上，富，聲名，權力，恥辱，監禁，戀愛，自殺，榮譽，流放，戰爭，勞工，稱號，拷打，死刑。……你又試設想，假如你雜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伍裏，等候你的輪番。阿，你的面色怕要忽然變成青白，你的兩膝戰抖起來了；你被引到那運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時候，你的心將怎樣的跳，懷着恰相反對卻又一樣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遲延你的揀擇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在每日拈鬮，只因爲蒙昧，迷信，懦怯或平凡的習慣，我們不會注意，不願注意，不曾想到，也不相信。一個人說，「我要將我的生活做成這樣。」別一個人說，「我知道，一年兩年或十年以後，我將仍舊坐在這椅子上，在文書上簽字。」又別一個人更相信他到死爲止，決不出他隱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實尤其確實。……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他們，那些自足的人，將對自己或他們的子孫或他們的朋友說，「你看，我要得這些榮譽，於是我得到了，堅忍與勞力，會使你

得到所要的一切。各人都能鑄造他自己的幸福。」但這話是一樣的愚蠢率真，正如一個人要證明他運命的自主，說，「現在我要用指頭敲這桌子，」便真敲了。但前者比後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為他的愚蠢是更加複雜錯綜了。

第一，一個人倘若硬化成爲某種限定的終極的形式，他便已經進了死的徵候的第一狀態，因為生命是在於不斷的流動。第二，倘若我能夠將當日的他給今日的 he 看了，他一定要驚詫，不相信這靈魂真是他自己的；即使他相信了，他也將迷惑，不能說明那些影響與連絡，使他起了這樣可驚的變化。第三，這人如不認識靈魂，只認識那包圍的纖維，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現象——生產戀愛與死，——顯然使我們驚恐，也是爲機會的無常所統轄的。

我們有誰知道我們入世的意義與原因呢？我們的父母，關於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在小兒的受孕與生產，在他的體質與精神的構成，在他全個未來的生活的決定上，有幾千種原因，一樣的佔有重大的位置。日間所喫的大餐，園裏的花

香，自覺的記憶上的斷片的印象，——這或者都是一種要因；而且此外還不知有幾千百種呢？最簡單，最微細，不曾注意着，也全忘卻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戀愛的上面，也正是一樣。誰能告訴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怎樣的將成爲這美的，破壞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隸呢。沒有人能夠預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一個朋友紹介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裏我又遇見別人；因爲他們，我遇見了一個向來不曾相識的女人。我被紹介於伊的時候，我不會知道在這一剎中。我正從運命的瓶裏抽了一支籤，上面寫着這幾句話：「你被判定在將來的若干年內，應該同這女人同桌喫食，睡在伊的旁邊，同伊生下孩子，被伊叫作丈夫。」還有這種事情，豈不時常發生：兩個人多年希望會見的機會，卻在街上對面走過，臂肘相觸，不曾相見，而且這一別離，或者終生不再遇見！

還有那孩子們呢？我可曾預先想到他們麼？我能約略知道我的身體心意與

靈魂的那一部分將傳給他們麼？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的也如此。我能够預知在他的靈魂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的一切事件麼？這在我雖然或者並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卻是關係他的運命的事。

所有一切的結束，終於由死拏來了，——他是真實的又最是不意的來客，我們無心的用了我們的衣服飲食，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心的傾向，我們的愛與憎，預備他的到來。

不，我於人生的事情毫不知道，毫不懂得。我在從順的遲鈍的恐怖之中拈了我的鬮，連上面不可了解的刻文也不能讀。

在這晚上，聽到門外有不安的敲門聲的時候，感到這事，更比先前明瞭。我的心裏想，「這是運命帶了伊的魔法輪來了。」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鬮。有誰知道，站在門外的人帶來給我的是喜或是憂，是愛或是憎呢？他的到來將造成我一生的轉點，還是便即流去，只留下不很可見的痕迹，我便立刻忘卻，到了死時或在死後，

也不再記起呢？我起了一種迷信的思想，彷彿覺得倘若我大聲問道「誰？」便會有一個冷淡的幾乎不能聽到的聲音答道，「運命。」

我說，「進來！」在他敲門的聲音與我的答應中間，沒有一秒鐘的間隔，但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我的腦的許多思想，已經揭起了黑的深淵前面的幕的一角：他們已經老了我了。我覺得那不安的敲門聲，已經在門外的那人和我的中間，牽了一條線了。

現在他開了門。再一刻，那最簡單卻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將要出現了。我們起首談話，借了不同的高低強弱的聲音的幫助，他將用習慣的形式表現他的思想，我受了這聲音的顫動，翻出他們的意義，於是別人的思想便變成我的了。

阿，人生的最平常的現象，在我們看來，怎樣難解，怎樣神祕，又怎樣奇異阿！沒有懂得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真意義，我們將他們重疊堆起，交錯了，聯結了，展開了；我們遇見人，結婚，著書，說教，組織內閣，開戰，通商，發明，修史！我每想到一切人生

的大交錯底廣大複雜暗黑與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覺得彷彿只是塵土的
一小粒，消失在暴雨的中間……

——庫普林作周作人譯（採自宮大鼓）○

注釋與說明 ○見四冊三十九課註。

本篇的譯者說，「我譯這篇……就因為要表示現代文學裏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些特別，卻具有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簡言之，這樣的小說是用小品文的手法做成的。純用想像作基礎，又屬近代小品文的一體。

文法與修辭 像這裏這些表示假定的，如：

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

假[△]如[△]有一個暴君，真的人間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的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想在他的國內舉行每年的人生的彩票……

假如你雜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伍裏……

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他們……

又是一種連詞，名叫假設連詞。

四五 叩門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灑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帳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砉然驅馳於

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不該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人，卻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

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殷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裏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虛！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形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卻只給人們一個空

——採自M、D、的宿莽

注釋與說明

這篇的情趣和前篇頗相像，不過前篇是抒情的小說，這篇是有寓意的抒情文。這樣的抒情文，是近代最典型的小品文字，就猶之第四十一課是舊式小品文中最典型的一例。

文法與修辭

什麼都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裏偷聽什麼……

這表示兩相比較的又是一種連詞，名叫比較連詞。

四六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

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編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①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

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

但歸氏之於制藝，^④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⑤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連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知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

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俱乎！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④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⑤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

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撻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

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④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⑤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

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

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

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

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⑤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採自章學誠的文史通義^⑥

注釋與說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正宗記：「五祖

弘忍大師，黃梅人，先爲破頭山栽松行者，化後復生，遇四祖得度。」傳燈，猶言傳法也。○三洞經教釋

「太素玉籙者，玉晨君所修，五帝神使祕於素靈上宮，得者飛行太空，能隱能藏。」○野狐禪釋家外

道之謂。○明萬曆時，王世貞文與李攀龍齊名，時稱王李。○鳳洲王世貞號。○制藝經藝之別稱，

以爲制科之文，故稱制藝，俗名八股。○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其書實出於唐順之，坤但據其稿

本刊板行耳。②伊川，地名。宋程頤宅於河南嵩縣西耙耨山麓，世因稱伊川先生。③宋程頤稱明道

先生。④皇甫混。⑤鍾嶸，南朝梁穎川人，著有詩品三卷，列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

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與文心雕龍並爲古代文學批評之名著。⑥趙仲

符，名執信，號秋谷，清益都人，著有古詩聲調譜。⑦韓非子說林：「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此言郢人或別有所本。⑧章學誠，字實齋，清

會稽人，所作文史通義八卷，論文史之利弊，多發前人所未發，爲近代批評難得之著作。

這篇所說的話，可替本冊逐篇的說明做一個結論。本冊前部講音節，中部講技巧，後部講風格，都是沒有「法度」可說的，這就是本篇所謂「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而自得之道，總不外乎「熟讀」在本冊的開頭已經說過了。

文法與修辭 這簡直是一篇修辭論，讀者應當細讀。尤當心知其意，不可誤解。講修辭是不必諱言。現在比以先精細得多，但這篇文字也自有他的獨到處。第一說，貴有內容，即所謂「立言之要，在於有物。」第二說，貴乎適應題旨和情境，即所謂「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

又說，「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第三說，「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固是可以，但不能以自己揣摩所得玄之又玄的東西，如「若者爲全編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之類，妄作「義法」，叫後人死死拘守。本篇文字主意是在反對「義法」，「義法」是前清時候風靡一世的規律，章氏竟也加以反對。可見我們對於別人的言論，貴在批判的受納，不在盲目的服從。